

禮記通釋八十卷
册第八



3 0478 6257 2

禮記通釋卷七十一

玉環戴禮

奔喪第三十四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實逸曲

府謂之逸禮下文鄭注引逸奔喪禮其不入於記者又此為逸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此篇兼諸侯然以士為主故下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禮案此篇與投壺禮及大戴禮之諸侯遷廟並經文非記文也

奔喪之禮

孫氏希且曰首云奔喪之禮所以總目一篇之事也禮案儀禮正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

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

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也鄭注親父母也非親父母也聞喪而哭者驚也然也

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見星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或服后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感此念親哭辟市朝為驚眾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是哭遂行孔疏此一篇總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初聞之節五服皆然鄭知然者以下文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則知以前兼五服也若奉君命而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眾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則反親亡故過國至竟哭盡哀成也凡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為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既聞而哭又為位更哭也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其國竟哭雖斬衰其力也見星不夜行慎守其身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且親未葬亦毀不滅性之義也孫氏希且曰身父母之身也為父母之喪而奔雖患不敢避也非是則不以父母之身病患舍就館舍哭辟市朝凡治民之處皆曰朝禮案始聞親喪者赴者至告以與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雖稍分緩急均未至夜深也孝子不眠不食視含禮案始聞親喪者赴者至告以子問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是故夙夜交卸有入乃可離其聞守也然又不可若未得行有官守者也大戴禮本命云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必待君命交卸有入乃可離其聞守也然又不可若未得行有官守者服也哭辟市朝至其國竟哭者以至己之國竟哭則人知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

禮記通釋卷七十一

一



髮祖。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鄭注括髮祖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

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反位。哭踊。次倚廬也。又哭。至明日朝也。

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祖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

哭。及祖踊。成服之節。入中門之左。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家。

括髮祖者。若在家親始。喪則筭。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成服。謂主人。故親拜賓。此謂奔父喪。若母喪。又哭。則免。

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三哭。猶括髮祖成踊者。括髮祖皆在堂上。殯東

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三日成服。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也。此素貌。謂士庶

人。若大夫以上。則素弁。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帶哭者。皆冠。及郊。乃綯。垂。今奔喪。初至。則綯帶。與在家異也。知又哭

階。卽位。故知殯單位在下。又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也。陸氏佃曰。猶括髮祖。之言可以已也。成言於是有

數。郝氏懿行曰。案襲而後。拜賓成踊。敵賓也。其非敵者。則簋末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是也。義疏云。

士喪禮。主人送賓。不言入。下遂言主人。掛衆主人。乃就次。則主人出送賓。不復入也。故此止言衆主人。而不言

主人。孫氏希旦曰。始至。卽括髮祖者。至在殯後。者。之禮也。蓋始至。此言深衣。明日乃袒

括髮。與在家者之禮同。既小斂。未殯。至者。則終其散麻之日數。其成服與在家者異日也。經首經要帶也。絞帶

絞直。麻爲之。吉時有大帶。有革帶。凶時有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也。要經自大功以上。初喪皆散垂。

至成服。乃絞之。其象革帶之帶。初服時。卽絞之。故謂之絞帶。奔喪者。至三日成服。未成服之前。其要經亦散垂。

其絞者。特象革帶之帶耳。禮案。士喪記。三日。絞。垂。絞。首經。帶。是也。小記云。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襲。於東方。卽此製經於序。東是也。又小記云。三日而五哭。三袒。而此奔喪者。云。三哭者。蓋唯舉初至及明日之朝。又明日之朝。三袒之哭。彼文兼明日之夕。又明日之夕。爲五哭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餘禮與主人同。禮案下文言奔喪者。自齊衰以下之禮。則此亦斬衰喪也。惟非主後。故不拜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而主人爲之拜也。

又哭三哭皆免祖。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鄭注不升堂哭者。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始至時也。凡祖者於位。變於父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孔疏此明奔喪之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主人也。唯饋奠有事。時乃升。若無事。恆在堂下也。於此言麻不至喪所。無改服者。熊氏沈氏。以父母之喪。至麻。乃改服。經帶。齊衰以下。亦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明所奔喪。雖輕。喪無改服。路之上著麻也。此經先云免麻。乃改服。經帶。齊衰以下。亦至祖。乃云襲經於序。東異也。上奔父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須知齊衰。以下之喪。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人外。成。不俟主人。為次。序。又哭三哭。皆然。若婦人奔喪。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鬢。即位。與主人拾踊。以婦人外。成。不俟主人。為次。序。又哭三哭。皆然。若婦人奔喪。與賓客同。故下文。自側階。若女賓。則喪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免。麻。謂。加。免。於。天。屬。不。得。同。於。女。賓。也。陳。氏。滯。曰。齊。衰。以下。入。自。門。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免。麻。謂。加。免。於。天。屬。不。得。同。於。女。賓。也。陳。氏。滯。曰。齊。衰。又。既。麻。乃。祖。皆。異。於。為。父。母。也。既。成。踊。乃。襲。朝。夕。哭。位。丈。夫。在。阼。階。下。婦。人。在。阼。階。上。皆。於。序。東。免。麻。一。時。為。之。位。奔。喪。者。乃。入。至。中。庭。北。面。哭。也。喪。禮。為。弔。賓。皆。即。朝。夕。哭。位。丈。夫。在。阼。階。下。婦。人。在。阼。階。上。皆。於。序。東。免。麻。一。時。為。之。之。親。始。至。待。之。或。異。也。禮。案。士。喪。禮。朝。夕。哭。位。丈。夫。在。阼。階。下。婦。人。在。阼。階。上。皆。於。序。東。免。麻。一。時。為。之。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特。言。之。者。嫌。骨。肉。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西。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特。言。之。者。嫌。骨。肉。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奔。喪。既。係。五。服。之。親。奔。母。之。喪。西。面。哭。故。於。中。庭。哭。竟。就。序。東。易。服。乃。即。其。本。親。位。而。袒。成。踊。者。謂。有。算。之。踊。每。踊。三。者。三。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鄭。注。為。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孔。疏。此。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此。文。又。喪。不。括。髮。與。喪。服。小。記。云。又。哭。而。免。雖。同。其。日。則。異。小。記。據。在。家。小。斂。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彭。氏。絲。曰。此。雖。謂。適。子。禮。亦。謂。父。沒。者。也。若。父。在。奔。母。喪。則。父。主。之。義。疏。云。奔。喪。明。日。又。喪。象。小。斂。母。喪。在。家。小。斂。而。免。也。上。文。奔。父。喪。有。由。左。入。而。升。對。免。而。言。哭。則。要。經。也。孫。氏。希。旦。曰。上。升。坐。哭。可。知。於。序。東。矣。此。又。云。不。括。髮。者。嫌。明。日。又。明。日。之。哭。升。堂。向。殯。東。序。對。免。而。言。哭。則。要。經。也。孫。氏。希。旦。曰。上。升。坐。哭。可。知。於。序。東。矣。此。又。云。不。括。髮。者。嫌。明。日。又。明。日。之。哭。升。堂。向。殯。

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鄭注：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孔疏：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五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陸氏佃曰：衆人兄弟皆出門，據此亦言所當奔者外喪也。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成服前兩日朝莫哭，成服之朝又一日哭。衆人兄弟皆出門，據此亦言所當奔者外喪也。畢，春秋傳曰：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造帷，帷哭，君成踊，何休謂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然則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亦事畢也。而不言者，則喪尙新，未忍言也。孫氏希旦曰：冠者行道不可無飾，不升堂者，棺已葬也。北面哭，盡哀，向所殯之處，而深哀其不復見也。言主人拜賓，兼容奔喪者，非主人之禮也。又哭不言，袒文略也。五哭謂於殯宮卽位之哭，是時在家者已卒哭矣。故五日而奔喪者，殯宮之哭可以止。此後朝夕哭，皆於此而巳。告事畢，告以於殯宮無事也。鄭氏云：又哭三哭不袒，哀殺非也。袒輕而括髮重。袒有不括髮，括髮未有袒者。果哀久而殺，何以殯宮無事也。鄭氏者，反不殺乎。下文齊衰者奔喪不及殯，於又哭三哭不袒，哀殺非也。袒輕而括髮重。袒有不括髮，括髮未有袒者。果哀久而殺，何以殯宮無事也。鄭氏哭於殯宮，猶送非者，反哭之禮也。五哭唯畢於殯宮。孫氏說：是注謂既期非也。夫父母之喪，人子在官，雖有君命遠使，或戎事羈身，故奔喪不及殯，殯則有之。至葬後來奔者，雖設此禮，猶未必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鄭注：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殯及異者同。謂及殯一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方氏愨曰：入門而哭，於母止於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此隆殺之別也。孫氏希旦曰：爲母之異於父者，前旣著之矣。又言此者，嫌不及殯者之禮，或異也。禮案爲母壹括髮亦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鄭注：不北而者，亦統

帶垂。士喪禮。即位。經於序。東是也。奔喪。即位。經於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經皆散帶垂。三日成服。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喪服。經斬衰。苴經下。更出經帶。明要經無絞帶名。孫氏希且曰。凡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聞喪。即奔者。哭不為位也。為位。列親疏而已。即階下。西面之位也。上言乃為位。指其將為位。下言即位。正言為位。禮也。髮經。絞帶。乃即位。又變於至家之禮也。袒括髮成踊。在堂上。襲經。絞帶於序。東。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者。謂於即位之時。先拜賓。而後反位。成踊也。五哭。謂為位之。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哭也。五哭之後。哭於喪次而已。禮案。據金說。則上文凡言絞帶者。並適子也。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階。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東注。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孔疏。此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哀情已殺。故不踊也。除於墓。而歸者。鄭恐來至家。始除。故明之。謂墓所。遂除。至於家。不復哭也。陸氏佃曰。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蓋貶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若會子。一夕不離親。因子退。而致仕。無是也。其不言。即位。亦以此聞喪。不得奔喪。為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后歸。何哉。東括髮。袒。猶言東。鬻。省文。略之也。遂除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義疏云。除喪。而后歸。此又變禮中。之。變禮也。即云。君命。有奉使之事。聞變。即達。遂即奔。君子愛其親。亦不奪人之喪也。其或行人。被拘。金革未息。至萬萬。不得已者。通其變。使民不窮。不可使忘親者。以除喪。後歸。之禮。為口實。禮案。此若非行人。被拘。必有罪。通逃於他邦。而勢無可歸者。也。注疏。以君命。有奉使。復命。在官。俟替。不通。遲之。月日而已。未有罪。終喪於外者。也。如為官守。而不奔父母之。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之節。疏。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喪。非人子也。任。非人子之君。亦失君道矣。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之節。疏。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總麻也。陸氏佃曰。變經。言麻。自齊衰以下。非其至喪也。據免經於序。東。凡為位。非親喪。禮案。齊衰以下。服除。奔喪。則主人。或未除也。上云。無變於服。則未除者。當與之哭。而成踊也。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鄭注。謂無故。可得奔喪。而以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乃行。卒。猶止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家遠。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賓也。孔疏。此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及免經。成服之禮。所以三日。為五哭者。謂急欲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也。若銜

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制奠為其久設也。肺醢之奠則易之。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禮案此申上文。哭父母妻之黨及師友所誠者。暫爾為位。壹哭則止。故不奠也。若子在。外不得奔父母之喪。為位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十三。鄭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陸氏佃曰。凡喪親始死。而哭者。當無不奠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十三。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陸氏佃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義疏云。天子七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為五。若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為位而哭。日四。日朝。哭。踊。凡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朝。哭。踊。為五。若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為位而哭。數之如之。禮案此不但言哭之日。亦兼言哭踊之節也。雜記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鄭注謂哭其舊君不敢上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遞而上之。則天子九踊矣。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鄭注謂哭其舊君不敢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是於他國為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舊君也。方氏苞曰。此謂諸侯葬於外。世子出迎。柩在他國。卿大夫朝。夕哭。臨於朝時也。禮案據方說。則不止是哭舊君也。大夫諸侯出竟。有從行諸臣。若君葬於他國。他國之君。必行吊禮。世子在國。喪雖無主。而大夫不敢拜賓。非惟辟為主。而亦尊卑不敵也。然記稱大夫哭諸侯。不曰哭其君。又似非常時。臣子注疏謂舊君是也。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鄭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義疏云。案聘禮。赴者未至。哭於巷。不為位也。衰於館。未可以後。則禮不拜賓。公子向。爾况大夫士乎。在國在外。皆然也。桓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鄭注族親昏姻。上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是也。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鄭注族親昏姻。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君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姊妹。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義疏云。鄭釋兄弟。為婚。姻。似未盡。蓋或有兄弟之在他國者。未仕。則服斬。已仕。凡為位者。則如舊君。禮案此蓋已仕者也。故不得奔喪。而為位以哭之。若未仕。則當歸國。何必為位乎。凡為位者。壹祖之喪。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則不袒。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袒也。孔疏此謂齊衰以下。案此壹袒。謂父母之喪。為位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鄭注從主人而踊。不奠。皆非謂父母之喪也。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鄭注從主人而踊。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孔疏此論哭所識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為之成踊也。主人在墓左西面。賓從外來。而北面而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雖相識。陸氏佃曰。為之成踊。強也。坐主人北面而踊。從之。而北而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也。孫氏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也。孫氏

非也。曲禮曰：嫂叔不通問。桓弓曰：嫂叔無服。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凡舉嫂叔，以該之乎？禮案：說是也。喪服：容於此，獨生異義。且夫之世，叔父又尊於兄公矣。然且為之服而報焉，何以不遠之絕之乎？禮案：說是也。喪服：兄弟相為皆齊衰期，而不以長幼為隆殺乎？然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鄭注：則兄公之與弟妻，又何異於嫂之與叔乎？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鄭注：祖降君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後至者，也。拜之，謂之成踊。孔疏：此論奔喪大夫來，則初節謂大夫來，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後至者，也。拜之，謂之成踊。孔疏：此論奔喪大夫來，則此者，初亦初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此主人身是士，初來奔喪，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階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後至者，也。拜之，謂之成踊。孔疏：此論奔喪大夫來，則已禮踊襲經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兩大夫相敵，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成踊乃襲也。禮案：喪事成踊，襲而後之。是也。此以奔喪來弔之。禮嫌其或異，故特明之也。

禮記通釋卷七十一



孝經所謂服美不安。故有笄縱徒跣扱之變也。禮案此卽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

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哀哭泣。踊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鄭注故袒而

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離地也。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孔疏

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般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方氏慤

曰。爵踊猶莊子所謂爵躍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梧。陸氏佃曰。般踊也。田田懇惻也。吳氏澄曰。此言既斂至

葬三日以後之哀。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者數。懣與

悶同。心煩懣也。氣盛。氣滿也。祖而踊以運動其身體。使不煩懣。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姚氏際恆曰。安心下

氣。應志懣氣盛。祖踊則志之憤懣者藉以舒。故曰安心。氣之盈塞者藉以達。故曰下氣。皆情之自然。與勢之不

得不然者。朱氏申曰。婦人不宜袒。嫌褻也。孫氏希旦曰。婦人發胸以代袒也。擊心亦拊。爵踊亦踊。但視男子爲

輕耳。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引孝經語。以證之也。送形而往。謂葬時送其體魄而往。迎精而反。謂反哭時迎其精

死而反也。禮案三日而斂。士以下之禮也。在床曰尸。在棺曰柩。並見曲禮下。數算也。上喪禮大小斂。遷尸奉尸

夷於堂。殯於棺。既夕禮。啓殯。祖載至塋。禮既窆。主人皆踊。無算。是動尸舉柩。皆哭踊無數也。殷殷誠懇貌。田田猶

玉藻之色容顛顛。婦人質弱。哀極則神。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

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

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鄭注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

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不知神之來否。如人有疑也。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甯之

士二日小斂又禮論云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結蟻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闕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者出矣。備物者作矣。

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鍋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

悲。哀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鄭注何也。怪冠衣之相為也。至尊言身無飾者。不敢

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袒。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可

或曰。男女哭踊。孔疏或問曰。冠者不袒。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可

禮。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毀。故不可。其尊服而冠也。若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

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方氏慤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

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而已。亦見檀弓。解曰。頂無髮。故不冠。則在首之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

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陸氏佃曰。明堂位曰。君無髮。故不冠。則在首之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

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喪而袒。非為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取。據此。免而袒。則何也。曰。凡臣子為尊

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惻為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下氣。故不取。據此。免而袒。則何也。曰。凡臣子為尊

曰。喪禮唯哀為主矣。若莊周謂儒者以詩禮發家。殆不知此之過也。陳氏誥曰。有一疾。則廢一禮。朱氏申曰。喪

至於哀。哀不關於袒。免踊否。是以女子不袒。而發胸。男子不袒。而免。踊而稽顙。觸地。有一疾。則廢一禮。朱氏申曰。喪

哀之不至也。孫氏希旦曰。免者。小斂後。既去。不踊。以其不能踊也。稽顙觸地。無容。謂為喪主。拜賓也。喪約也。傷者曲

背。故不袒。以其不便於袒也。跛者。足廢。故不踊。以其不能踊也。稽顙觸地。無容。謂為喪主。拜賓也。喪約也。傷者曲

主。故有疾之人。雖為禮。有所不能備。亦盡其哀而已矣。鄭氏云。三疾俱不踊。而以此代之也。稽顙觸地。不

踊者。若此。而不可。非也。婦人。不袒。踊。故云。發心。爵踊。初非為不能。稽顙觸地。無容。謂為喪主。拜賓也。喪約也。傷者曲

自非主人。雖不踊。而可以稽顙乎。禮案。說是也。上云。喪禮唯哀為主。已結有疾不能備禮矣。下或問曰。免者

云。女子擊胸傷心。男子稽顙觸地。無容。二事對文。所以言悲哀之至極。與鋼疾之事無涉也。下或問曰。免者

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鄭注怪本所為

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

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之。孔疏。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為

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答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童子不總。此喪服正經文。言

不為族人著總服也。唯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方為族人著總服。則得免而杖也。免而冠之。流例也。童子

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鄭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深麻斷本。雖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經深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斬衰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不變服者。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類。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麻。自若練服也。倫謂倫類。雖為之不變服。其應免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以服者。於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經也。經有不免者。謂葬後虞及卒哭三年之節。但著經不免。喪服小記曰。下殯小功帶深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為是故也。孫氏希旦曰。有本兼首經。要帶而言。喪自大功以上。首經要帶。其麻皆有本。下殯小功。首經去本。而帶猶不絕本。成人小功。則首經要帶。皆無本也。三年之葛。謂葬後變麻服也。除首。乃不經。輕服衰變既葬。小功以下。之葛。練既輕。故三年之練。帶皆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重也。禮案此言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蓋釋上文三年之喪。既練。有期之喪。既葬。得以期喪之經。變三年之練。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鄭注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大功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小功之經。其總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故也。前經已云。於免之。此經又云。如兔。則經者。前但云經。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云。初喪。練葛帶。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之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葛帶。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下。之喪。不練之。葛帶。初喪之時。變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故。大功得變。期之說。陸氏佃曰。於此。言小功。嫌以下。有本者。為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此。易彼。則彼得息。故曰。稅猶。路說。變期之說。陸氏佃曰。於此。言小功。嫌以下。有本者。為重。故得變。易而稅焉。年。練冠。如既練於哭。則小功。總之。喪不惟。經其。又當為之。變服矣。且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小功。斷本。可以易喪。小功。不易喪之時。則服其。而往。卒事。反練服也。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

三人為喪主也。孔疏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陸氏佃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為此三人為喪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孫氏希且曰。言夫人妻者。嫌為天子之三人。故正言妻以明之。義疏云。大夫即世子。其妻為適婦。大夫以下。同而指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夫如士服。言君嫌君尊或有異也。禮案夫人妻。不可通此。夫上似脫母字。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夫如士服。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夫著服。如士服也。方氏苞曰。大夫之適子。則教於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為士者。故得為君夫人。大夫如士服。禮案大夫士為君。並服斬衰。而禮則有異矣。喪次有久暫也。如士服喪者。皆行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鄭注。喪為君。夫人。大夫。士。服喪者。皆行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臣為其母。總言君所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若君母是適大人。則羣臣為其母。總言君所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若君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唯君所服也。天子諸侯。為其母。服。唯大。很為貴。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唯。君。所。服。也。天子。諸。侯。為。其。母。是也。若其不為後。則為母。故。喪。記。之。公。子。為。其。母。練。冠。緇。緣。今。以。為。君。得。著。總。麻。服。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依正禮。有以公。子。為。其。母。練。冠。緇。緣。今。以。為。君。得。著。總。麻。服。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爵於母。以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私。服。也。故。羣。臣。不。從。而。服。近。臣。開。寺。之。屬。朝。夕。在。君。側。僕。右。與。君。同。車。不。可。吉。凶。參。差。故。皆。從。君。而。服。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居。此。庶。子。為。君。為。其。母。之。服。也。練。冠。在。五。服。之。外。則。無。可。從。而。服。制。有。定。亦。非。可。唯。君。所。服。者。而。記。之。言。乃。如。此。是。知。庶。子。為。君。為。其。母。也。禮。案。說。是。也。庶。子。為。君。蓋。為。其。意。加。隆。無。復。定。制。故。至。春。秋。而。遂。有。以。小。君。之。服。服。之。者。蓋。禮。之。失。非。一。日。若。後。唐。莊。宗。之。貶。君。母。稱。太。妃。尊。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妾。母。為。太。后。則。尤。悖。禮。之。甚。者。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

往則服之。出則否。鄭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而。出。亦。著。錫。衰。其。首。則。皮。弁。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注。云。皮。弁。服。喪。是。也。大。夫。相。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雖。當。事。亦。弁。經。大。夫。相。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恆。著。之。以。居。若。餘。事。出。則。不。服。當。殯。斂。之。事。亦。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

姚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也。大功。遭小上。附外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也。等列相似。故云。不得
 齒於平人之列。此所大喪。如獲大罪。遭聖人制服。以親疏為序。獨刑之治。罪以輕重為等也。此
 本言於五服。而以五刑倍視其說者。蓋喪之制服。以親疏為序。獨刑之治。罪以輕重為等也。此

禮記通釋卷七十三

玉環戴禮

開傳第三十七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開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吳氏澄曰

孫氏希旦曰名篇之義未詳吳氏之說稍為近是禮案說文云開隙也喪制繁矣正經雖備不無開隙此篇蓋補其遺漏謂之開傳者傳其所未備者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

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鄭注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極之事臬或為似孔疏此一節明

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因鍛布帶履亦輕其經色謂之臬同者自別者謂

耳方氏怒曰自大功至總皆有衰止以稱齊斬者以其為凶服之重故也凡物精而致者謂之臬同者自別者謂

之為凶服之最輕其細至於十五升功又稍精矣故皆謂之也特有小功於以上無非麻之辨也苴蓋子麻也為布

粗惡故曰苴惡貌也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衰則形於外也故斬衰矣且服苴以表之而貌亦宜如之故曰

斬衰貌若苴臬亦苴也蓋謂壯麻耳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而斬衰矣且服苴以表之而貌亦宜如之故曰

其服緝之臬固亦宜矣其服如麻此麻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苴以其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吳

氏澄曰儀禮經斬衰苴杖齊衰牡麻經傳曰苴麻有苴者牡麻也斬衰服苴謂衰衰杖並苴色也苴色

若黑貌之惡似之苴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惡貌也苴無子麻之色亦苴而黑淺齊衰稍輕於斬

衰經不用苴而用臬若苴若臬貌各如其經之色也止不動也苴無子麻之色亦苴而黑淺齊衰稍輕於斬

有慘戚無歡欣也容貌謂如平常之容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於苴也義疏云首當讀去

聲表出之謂愈氏慤曰若苴若臬皆見其貌與服相稱此言若止義亦宜然止當讀為苴說文草部苴當讀去

曰苴即臬也是苴與苴同類作止者音近而通用也廣雅釋室苴也苴之訓隄即苴讀為止苴為下基故

為隄耳苴以本字讀之非是禮案三年之喪禮無容也齊斬之貌若苴也苴之訓隄即苴讀為止苴為下基故

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註績塞聽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其言既虞卒哭。柱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共寢有席。又在卒哭與吳氏澄曰。既虞卒哭。羊翦不納。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為異耳。小祥寢有席。與大功初喪同。禫而席。乃與小功總麻初喪同也。彭氏絲曰。期而小祥居舉室。則革之上。有席。又期而大祥。居雖復殯宮。寢猶未備。牀至禮。始有牀也。方氏苞曰。大祥居復寢。謂外寢。齊衰喪所居也。孫氏希旦曰。喪服虞而寢有席。此小祥。乃有席。蓋禮文曲折。禮俗不同。記者各記所聞也。禮案言禫而牀。則居復寢。仍席。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加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地而無牀也。

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鄭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精粗之異。總者麻細如絲。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謂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云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二。等也。縷也。無事謂織布既成。不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云服主於喪。一也。縷記云。小功十升。若以大功之。殯無受。服。不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也。大。功。一。章。從。斬。至。賈氏公彥曰。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粗。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總。升。數。有。異。斬。有。正。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齊。衰。杖。期。父。在。為。母。為。妻。其。冠。同。六。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齊。衰。杖。期。父。在。為。母。為。妻。其。冠。同。六。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有。正。有。義。正。則。五。升。冠。八。升。而。服。齊。衰。六。升。冠。九。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餘。皆。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是。義。其。餘。皆。正。服。衰。八。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其。餘。皆。降。服。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一。升。也。總。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去。其。半。而。已。孫。氏。希。旦。曰。齊。衰。杖。期。有。正。有。義。正。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皆。由。三。年。而。降。者。也。周。景。王。有。后。齊。衰。杖。期。有。正。有。義。正。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三。年。之。喪。二。則。妻。之。服。雖。非。由。三。年。而。降。亦。本。有。三。年。之。義。也。則。亦。當。為。降。服。矣。齊。衰。杖。期。有。正。有。義。正。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齊。衰。三。年。推。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則。降。服。四。升。冠。七。升。賈。氏。謂。齊。衰。無。降。服。非。也。禮。案。鄭。注。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為。升。升。當。為。斬。衰。三。升。既。虞。登。登。成。也。禮。論。曰。卑。統。黼。黻。文。織。資。粗。衰。絰。非。總。管。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纈。

緣要不經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葛帶三重。謂男子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重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小於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小於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織。舊說織冠。采紕也。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織或作縹。孔疏。此明父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之。差也。成布言三四五升之布。其縷既粗。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男子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帶。以葛代麻。帶又粗疏。未為成布也。六升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也。小祥。練冠。縹線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前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縹為領緣也。素縞麻衣。謂二十五升。大祥。祭此日。除脫首。服素冠。以縹紕之。身若朝服。而為禫祭。二月七月。祭。而哀情未除。反服十五升。麻衣。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中間也。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月七月。祭。而哀情未除。反服十五升。麻衣。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中間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注云。婦人葛之。時去服朝服。祭。而首著。素縞黃裳。以至吉祭。身尋葛帶。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脫首。經。不說帶也。注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亦葛帶也。故喪服大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首。經。不說帶也。注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亦葛帶也。故喪服大章。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也。云。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者。以斬衰。婦人既重。要帶與首。經相似。同故也。黑經白緯。曰織。戴德。變除禮。文。方氏苞。曰。大功。以上。有受服者。古者衰。不脫。非重要。帶與首。經相似。同故也。黑經受服者。喪期相近。而衰。布密。綴。不必易也。孫氏希。且曰。衰衣。用十五升。吉布。為之。而以縹為緣者也。練中衣。已用縹緣。然喪期相近。而衰。布密。綴。不必易也。孫氏希。且曰。衰衣。用十五升。吉布。為之。而以縹為緣者也。練中衣。已其母麻衣。緣服之。中衣。皆用其衰。之布。為之。而。其袂。不復。繼。揜。尺。故不曰。長衣。而曰。麻衣。也。喪服記曰。公子為之衣。轉純。用布者。也。除服先重。易服。非也。禮案。說。是也。小祥。練服。向以縹緣。未有大祥。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大功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鄭注。何為易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衰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武。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猶存。婦人除帶。而經。猶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

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易輕謂男子。婦人。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男子。易於要。婦人。明於首。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後服初喪。雖易前服之輕。後既葬。須反服前喪之重。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經也。張子載曰。兼服之者。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麻葛之經。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經。麻葛兩施之。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又不敢易齊衰之重。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衰之首。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耳。禮案。凡服以輕重為斷。若如張說。麻葛兼服之義。則分量大逾斬衰。恐無是理也。記文。明云。麻同則兼服之也。蓋言麻葛之重輕同者。可以服也。此兼彼矣。故曰兼服之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方氏荀子禮論文也。末又引論語孔子謂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以終此篇之義。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甚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節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鄭注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飾情之章表也。復除喪反生之情。而禮之節文。因以飾羣者。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引舊說成文。無不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其日久也。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斫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病。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賢者喪親。於此二十有五。有之時。悲哀推痛。未能盡。愛思悲慕。猶未能忘。而外親喪服。以是斷割。若不痛極者。也。賢人君子。於此以報之。愛所謂情也。三年之喪。有所謂節也。故曰稱情而立文。禮有三年之愛。斷於其子。及沒也。故曰因以飾羣。則莊子所謂人羣是也。服君與父。皆斬衰。三年。由父而稱情。則殺焉。所以別親疏之節也。由君而降。亦殺焉。所以別貴賤之節也。親與貴者。不可易。而損之。疏而賤者。不可易。而益之。故曰弗可損益。無易之道也。送孔者之禮。有已。復生者之事。有節。則不可死。傷而損之。疏而賤者。不可易。而無羣。羣不能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禮。有已。

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吳氏澄曰。大祥後所服。非喪之正服也。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日。方氏苞曰。貴賤謂義服。郭氏嵩燾曰。復生者復生人之常理。居處飲食衣服。以漸而復常。所謂節也。禮案至痛極者。雜記下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是也。至痛飾者。故服食居處。壹變乎粗。疏陋惡。皆所以飾哀也。楊注禮論云。羣別謂羣而有別也。故喪多而五服足以該之。創傷也。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期月斷決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先儒謂之二十七以爲者。蓋推雜記下期之喪十一月而終。十二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

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躡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喞喞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

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鄭注。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

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况在於人。何有窮已也。釋文云。躡躑。不行。喞。猶聲也。姜氏兆錫曰。此承上文未盡未忘之情。以明非可捐之意也。此三年者。特先王為之節耳。若論情則鳥獸猶篤。而况人乎。是

雖三年猶未盡忘。而至死不窮也。而可不及而損之哉。方氏苞曰。窮盡也。止也。大鳥獸。其羣匹。至於越月踰時。鳴號躡躑。而盡矣。止矣。人之於親。則至孝之道。至死不窮。春霜秋露。優見愾聞。思慕追養之。不窮也。敬其所

尊。愛其所親。繼志述事之。不窮也。慎行其身。不遺其父母。惡名。以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大孝尊親之。不窮也。蓋兼父母之親。與子之死。記曰。非終父母之身也。即至死不窮之義。禮案。大戴易本。命篇。羽虫。毛虫。鱗

虫。甲虫。保虫。其屬各三百六十。其數共千八百。其間之食水土草木桑肉者。雖各有所長。厥惟食穀者。智惠而巧。故夫飛走。蠢動之物。尚知愛其種類。哀其死亡。而况人為萬物之靈。則其於親喪。有痛楚。如匹之飛。又

何如乎。至死不窮。終身之愛。忘日之謂也。蓋此雖言親喪。然引禽獸匹偶。為喻。亦兼言夫婦也。禽獸之性。愛其妃匹。故能羣居不亂。若鴻雁。雌鳩之屬。猶能至死靡他。貞義過人也。躡躑論作。躡。躑。注云。徘徊。回。旋。飛。翔。之。貌。

躡躑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况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鄭注。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

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陳氏澣曰。患猶害也。邪聲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故

云。患邪淫也。吳氏澄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王氏念孫曰。案患邪淫之人。當作患。陋邪淫之人。愚陋

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古文忠字作思者相似。故誤為忠。又脫陋字。荀子禮論正作愚陋邪淫之人。從讀為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夕忘之心。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下文曰然而遂之。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孫氏希旦曰。恩莫厚於父母。且朝死而夕忘之。則其所薄者可知矣。此所以羣居而必至於亂也。禮案荀子主性惡。故惡曰從之。下文善曰脩飾也。從之謂縱情恣意。不以禮節之也。夫縱欲敗度。縱情喪德。鳥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獸不若之人。未有不底於亂亡者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鄭注駟之過隙。喻疾也。遇之謂不時除也。孔疏此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狹小。以峻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陸氏佃曰。言修飾者猶如此。况所謂天子之志。則服雖終身可也。遂故先其心之所欲。則無除喪之期也。禮案楊注禮論云。隙。壁孔也。遂成也。若成孝子之志。則服雖終身可也。遂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鄭注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孔疏此明辭。言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月。限節。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既成義理。則除去其服。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張子載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言除之內。於二十五月之晦。為祥祭。又兩月之禫。共是二十七。月。為禫祭。據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期可已矣。情不可已。於是再祭。再祭。又不可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况書有明證。春秋祭禮。可以考其得禮不得禮。陸氏佃曰。先王之為之立中制節。一使成文理。詩所謂庶見素韞兮。聊與子如一兮。是矣。傳以為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人道之至文者也。情極則文至。孫氏希旦曰。由淫邪之人。則哀不足以及乎三年。由修飾之君子。則哀不止於三年。故先王斟酌乎賢不肖之間。立為中道。制其限節。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文謂文章。理謂條理。三年之中。有殯。祔。禭。練。祥。之禮。而使之足以成文章。有變除之節。而使之足以成條理。如此則可以除去其服矣。此喪之所然。則何以至以斷以三年也。禮案立中制節。使無過與不及也。故仲尼燕居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斷之也。鄭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期之正。雖至也。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莫不更始焉。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孔疏上節既稱。為父母三年。此節釋為期之義。言期是一年之周。而天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為今事之始。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今檢尋經意。父子除。婦人除。帶。以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姚氏際恆曰。父母之喪。孔。

孟皆言三年其後短折為三年七月固已替矣聖人之制為三年之喪者蓋由親以及疏焉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亦姑以是云報也故必以三年為斷其等差則或由自下推上或由自上降下皆由親以及疏焉故中庸曰親親為大親親之殺禮所生焉今不言殺而獨言隆則是由疏及親其義悉逆矣如期服為祖父父母為伯叔父母為兄弟為妻為衆子此其大概也如謂以祖父父母為斷耶祖父父母雖尊而恩不敵父母故服必由上推遞上則遞疏遞疏則遞輕今謂自上降下而反重則是疏者為主而親者失權無是理也義疏云天地易矣以下言三年喪既練則遞輕今謂自上降下而反重則是疏者為主而親者失權無是理也義疏云天地易矣以下言三年喪

何也問大功以下之義則此何以非至期乃為期喪設問故下又德之曰故三年以爲隆也問三年之喪期九

限故下文歷言五期之日以釋之其義尤明楊注分半也謂半於三年是欲以牽合禮記何以至期之意而反失之禮案姚說三年之日以釋之其義尤明楊注分半也謂半於三年是欲以牽合禮記何以至期之意而

畢其明證也三年之喪謂之再期也至說問期事孫氏義優今從之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

使倍之故再期也鄭注言此節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

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辭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

氏怒曰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陸氏佃老焉是也春秋傳曰

晉鄭焉依國語作是知之也孫氏希旦老此再期謂之加隆而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

轉明三年之義也禮案荀子以期為正服故再期謂之加隆而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

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

矣。鄭注非及言使其恩不若父母。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經釋之。由從也。記者設問。何故有

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郝氏懿行曰。天道有盈虧。地形有廣狹。人思有淺深。是喪禮隆殺。開所取象。法則也。孫氏希旦曰。至親以期斷。恩隆於期。則為三年。不及乎期。則為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此總結五服之義。大功以上。謂之親。小功以下。謂之疏。期九月者。雖不及三年。而加隆。則親情未至於殺也。故曰。以為開也。人情莫隆於父母。由此而上。殺而下。殺旁殺。而服之輕過出焉。親屬相為服。則親親之誼篤。故人之所以羣衆居處和睦。而不至於乖離。純壹而不至於偽薄者。其理盡於此矣。禮案楊經禮論云。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隆厚也。殺減也。開。則其間也。夫服之制也。恩厚者隆。親疏者殺。服緣人情而制。故曰。取則於人也。服有輕重也。故上明親疏也。服有報反。所以篤。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孝慈也。故上下壹於敦睦。而鮮乖睽矣。

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注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矣。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良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孔疏此一節。重明三年之喪。喪禮之由來。言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則期以下。非其至極也。至隆言人思之。至極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三年之喪也。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三年之喪也。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時黃帝堯舜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三代。吉凶異也。馬氏晞孟曰。中庸曰。期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齊則緇之。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紐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環。三年不為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女安乎。女安則為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可以強率以從先王之制哉。嗚乎。常人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取其類。又况於人乎。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也。蓋自天地生人。而親愛其父母之心。則為此書者。亦有為而作也。孫氏希旦曰。此又專明三年之義。人情之實也。蓋自天地生人。而親愛其父母之心。則為此書者。亦有為而作也。孫氏希旦曰。此又專明三年之心。而先王特因而飾其禮焉。其由來已久乎。禮案楊注禮論云。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一謂不變。孔子曰。以下論語。夫子斥宰我之言。記者引之。以證三年之喪。人道之不可易也。



禮記通釋卷七十四

玉環戴禮

深衣第三十九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用素詩之素衣朱襮玉藻曰以采者素純曰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正幅無殺謂之玄端凡如此類皆所謂法服法服者有法度之制也故記深衣之制所以昭先王之法服也其餘皆可以類推有

此制必有深意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矩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注言聖人制事必有

毋被土為汚辱也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馬喉必鉤之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為裕要縫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為優孔疏此一篇從初至末皆論深衣之制若今曲裾也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規矩繩權衡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深衣所取覆形體縱短不得見其膚肉縱長無覆被於土衽為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衽當旁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也喪服裳前不殊裳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續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之相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深衣各為之衽已於玉藻釋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此六寸以達於下是下二幅有七寸二寸凡布廣一尺二寸四寸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六寸減此六寸以達於下是下二幅有七寸二寸凡布廣一尺二寸四寸為縫一尺減一以益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楊氏曰短毋見膚長毋見髮要縫之博居下齊之衽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曰深衣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衽裳之邊曲以鉤末焉故曰鉤邊要縫之博居下齊之衽玉藻所謂縫齊倍要

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為腕。孔疏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絲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

二尺一寸半。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司馬氏曰。案袂即今之所謂袖也。鄭云。肩但一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亦據中人為率。爾如孔所言。拘泥太甚。朱子熹曰。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應矣。禮案說文云。肘臂節。徐注謂寸口手腕動脈處。裕

乃袖之常臂處。從肩至掖。其寬廣宜以手可伸縮為度。其長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鄭注當骨緩短亦以平為度。袂與手齊。則反詘之手及肩。故袖口及肘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急難為中也。

孔疏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若是則正當腹間矣。深衣燕服也。故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方氏愨曰。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若是則正當腹間矣。深衣燕服也。故

欲緩急之適如此。孫氏希且曰。大夫以上有雜帶。深衣之帶也。士無雜帶。則深制十有一幅。以應十有一月。衣亦用大帶矣。禮案帶不常骨宜及要也。故吉帶謂之要帶。喪帶謂之要經。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應上下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齊緝。孔疏制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為二。是十二幅也。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掩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衣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陳氏祥道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袂圓以應規。而圓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也。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書曰。平康正直。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又足以見負繩下齊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在曰。衣裳各六幅。象一歲之六陰六陽也。江氏永曰。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為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後者。以布四幅。正裁為

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為縫。狹頭成角。寬頭得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為袷。在下者。常旁是也。深衣裳縫之法。本如此。玉藻曰。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袷旁。而名衽者。交裂其法。本如此。玉藻曰。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所交裂也。二裁合參。幾同樓後。則非完也。縫紅之功。倍於冕服。則非費也。經云。製十二幅。自通衣言之。衣前後各四幅。上二幅。通前後連屬之。左右袂為二幅。亦通前後相屬。而自分陰陽。凡前六幅。象陽。後六幅。象陰。十二律。各四道也。領後面高而兩邊曲折。前交於胸。故形方象地道也。負背也。天道曰圓。地道曰方。人手足入袖。則袖口圓。法天

若版也。此言背綫由領至踝。其直如繩也。下齊謂邊幅前後齊緝整齊。如權垂衡時之平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

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鄭注：行舉手謂揖讓。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

則心有異志者，與孔疏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如規也。坤卦以證之。案鄭注：坤之六二云，

也。以直其政，解背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方其事也。司坤卦以證之。案鄭注：坤之六二云，

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而直，且方。下齊如權衡者，言裳下之齊，

如權之衡，低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方，氏愨曰：規矩者，方圓之體。方圓者，規矩之用。自曲恰如，

矩以應方而下，皆上言體而下言用。惟袂則上言用而下言體。蓋袂之圓，非其體。然及舉手以爲容，則圓爾方，

其用然也。上言如矩而下言責繩，以衣先後爲序。下言負繩而後言抱方，以易直方爲序。且應十有二月，仰觀

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俯察於地也。可以善言規，據以直其政。以安志而平心。言以在諸物也。陸氏佃曰：規，乾之事

也。若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至矣。下以亦善言規，據以直其政。以安志而平心。言以在諸物也。陸氏佃曰：規，乾之事

向以後爲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案郝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執玉，卑其容。俯君子於此，觀禍福，則如權衡者，取

可小哉。禮案手所以執技，論力與人，事周旋，故袂圓者，取義乎運動而不窮也。身所貴於此，觀禍福，則如權衡者，取

義乎正直而進俯仰也。抱擁也。頭頸必中，故抱方者，取義乎端正而不偏。下齊，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

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父禮武，奉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同也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皆深衣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培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見其義類則朝祭皆可服之故曰深衣法規之圓矩之方繩之直權衡之平均則直己而後能直人正身而後無不正矣善衣之次注舉吉服一隅耳喪禮始死服具父母大父深衣是凶服之次也記云可以為文武擯相治軍旅則是賓軍嘉之禮衣並以深衣為次也

母衣純以續以為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續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

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錫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拾廣二寸孔疏所尊俱在故衣者以為吉不具故飾少而衣領緣用青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以續謂深衣衣旁側也既夕禮云明衣纁綈鄭注云在幅曰綈在下曰緝則深衣之下緣也陳氏祥道曰其父母大父母純以續備五采以為樂也其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因飾以致哀也方氏慤曰其父母寸半三五之數也方氏苞曰純即緣也緣字疑衍郝氏懿行曰說深衣制度來及其緣故補言之孫氏希旦曰續青素皆續也朝服之服其飾有定深衣用於燕居故其飾有三者之異也家無二尊故補言之孫氏希旦以素母沒父存純猶以青也大父母亦然禮案續似謂列采之緝非畫續為緣也其慶則純采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是也

投壺第四十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呂氏大臨曰投壺亦射禮之細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禮案投壺禮乃儀禮逸篇與大戴文相備篇末鼓琴之節彼文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也禮案投壺禮乃儀禮逸篇與大戴文相備篇末鼓琴之節彼文

射禮之細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禮案投壺禮乃儀禮逸篇與大戴文相備篇末鼓琴之節彼文一條此篇無之

投壺之禮亦如奔喪禮也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疏此

一節論燕禮脫屣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西階上北面也主人疏此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中謂受算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北面也主人疏此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賂之也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云主人請賓也而

經云首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呢虎。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方氏怒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中必象獸形。以服猛為義。必之中者。以為善。故也。姜氏兆錫曰。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以咒。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皆刻木為之。禮案下文云。樂奏狸首。又大戴禮。頌稱曾孫侯氏。則此篇諸侯之禮也。疏以主人請賓。疑非諸侯。然則昭二十年左傳。齊公孫青聘於衛。與衛侯亦稱賓主。又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鄭注彼之。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接賓之辭。聘禮接使尚然。而況兩君相見。投壺為樂。禮本平交。賓主之稱。分所應爾。而非諸侯之禮者。誤解鄭注之失也。鄭亦知此係儀禮。正經而據十七篇中。昏冠皆舉士禮。故亦據士禮而之中。士鹿中也。其實未嘗定此篇為士禮也。說文投擿也。猶擿也。壺矢之修廣見下。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矢。即箭也。但無羽鏃耳。引手而擿。不以弓發。故曰投。不曰射也。壺矢之修廣見下。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鄭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不直也。哨壺。峭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云辭。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於燕射也。方氏怒曰。矢以直為善。壺以正為善。劉氏敬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發。發則慢。酒之禍。恆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權之。必有以禮之。有以慢之。必有以樂之也。禮案王篇哨壺小也。說文旨美也。猶嘉。正字通肴。豆實俎也。凡辭讓一辭曰禮。再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鄭注固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再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孫氏希旦曰。鄉射禮。請射。賓不辭。此賓乃再辭無。鄉射為射而舉。投壺則燕飲之間。所以樂賓者也。燕禮不言請射。賓辭。臣於君命不敢辭也。若敵無行。燕射則賓亦常有辭讓之辭。如此禮與禮案不足辭。謂壺矢之苟簡也。固執也。夫主人執意。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請投。賓執意欲辭。並嫌方命不恭。故先以敢言之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鄭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辭。劉氏敬曰。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所以致難悅也。孫氏希旦曰。鄉射禮。司射請射。賓許適階上。告主人。此主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發其接親請賓。投壺禮簡故也。禮案此賓言固辭。不得主人許。辭之命。故不敢不從也。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鄭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

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旋，謂賓曰：今階上北面拜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與賓歸還。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受矢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拜，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取，或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其北面者，案卿飲酒，卿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常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遠辟，或可果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劉氏啟曰：主人拜送賓，辟義受人，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不可以不敬。拜以敬之也。方氏苞曰：賓先言受，後言辟，倒文也。據主，義主人辟授上拜送二句，應在前而倒之者，以下節已拜受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安得於此復有辭禮案，辟信記者之辭，但不當冠以曰字，此二曰字，疑是回字，形近致譌耳。禮已拜受矢也。

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鄭注：主人既拜送，又自受矢，進卽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階上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階間，看投壺處，所却退反階上之位置，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席皆南向，向開，乃獨來就兩階間。在於南故，投壺南向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卿射記云：物長如筵，其間容弓，孫氏希旦曰：進卽兩楹間，示將投壺於此而使，人設筵也。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楹，此筵在兩楹間，則亦當楹矣。謂在堂之禮也。若室中蓋在中，雷之稍北，庭中蓋在兩階間，之少南，與以室中迫狹，而庭中曠遠，其設筵皆宜近北也。禮案鄭注：周禮春官司筵，亦席也。孔氏廣森大戴補注云：既就筵，各委所受，矢於此投時，拾取之，唯與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鄭注：度壺度其尊者為偶，不委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設之處也。壺之坐

於中西，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則執算而立，以請賓侯，投孔疏此用進度壺，并算之節。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向來賓主筵前，進所景，皮其壺置於賓主筵前，投壺有三處：室中，狹，長五丈，扶則三丈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皆取於賓主筵，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則隨地廣狹，室中，狹，長五丈，扶則三丈六寸也。司射度壺畢，更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指曰：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也。七扶則二尺八寸也。九扶則三丈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皆取於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下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司射度壺畢，更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既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此約鄉射文。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也。方氏怒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分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也。孫氏希旦曰：鄉射禮釋者，釋於中投壺無釋獲者，故司射設之東面者，中象兕鹿，使其面向東也。算所以記獲之筭也。一耦共投八矢，執八算於手，擬釋獲與至人之獲也。禮案前漢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徑六寸，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一，握五下，文算長三尺，是射之算，稍有不同。且各隨其筭，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所用而為長短，故鄉射記：算長尺，有握六，五下，文算長三尺，是射之算，稍有不同。且各隨其筭，請賓曰：順投為入，比

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鄭注請
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
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之法。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
則為之釋算。若以未入。則不為之釋算。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正爵謂勝飲不勝。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
已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正爵謂勝飲不勝。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
謂為正爵。行爵竟。則又取算。以為馬表於勝數也。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
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建本無此
句。若頻得三馬。或取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竟
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也。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
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番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
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方氏愨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
以禮敵為爵。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
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或投壺之馬。亦如此。與禮案馬。謂馬也。賈方二說。為是。今之
記數自者。曰號馬。盛鈔之袋。曰鈔馬。蓋其遺意焉。外此。則若彈基。曰打馬。見字彙補。田野浮氣。曰天馬。見莊子
逍遙遊。屋四角。引出承短椽者。曰陽馬。見何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開若。一大師曰。諾。鄭注。弦鼓瑟者也。狸首
氏。委景福殿注。豈亦乘馬表武。刻馬象形乎。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開若。一大師曰。諾。鄭注。弦鼓瑟者也。狸首
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問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孔疏。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鼓瑟
奏。狸首之篇。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大師應曰。諾。承便之辭也。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
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二番。乃用樂。今
發初。即節用樂者。投壺禮。輕主於權。樂故也。陳氏祥道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大
師。奏騶虞。開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狸首。亦開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騶虞。蓋
奠而後發。亦猶是也。呂氏大臨曰。狸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瓠葉兔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驢也。其
詩曰。狸首之班者。執女手之卷者。賓主之權。於是乎交也。陸氏佃曰。開若。狸首。為節。樂會時也。左右告矢。具
開焉。以為樂也。非以為節也。禮案。鄭注。樂記云。奏謂動作。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為節。樂會時也。左右告矢。具
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
各反其位。孔疏。此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方
而投。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賓黨於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方

氏怒曰拾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義疏云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然則此投壺禮亦賓黨為上
 投主黨為下投矣賓主投畢矣則賓主之黨繼投其釋算亦各從其黨也孫氏希旦曰司射告時北面左謂賓
 右謂主人也釋算則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以南為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
 上也禮案賓主皆曰黨則兼賓主之子算也
 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鄭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以
 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敘左算實於左手一
 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
 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孔疏此明投壺算數之儀投壺卒司射於壺
 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以取也純全也二算合於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
 而取之一算為奇者謂不滿純奇隻也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
 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左右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
 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鈞者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注云一純以取至如右獲皆鄉射禮文謂
 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
 西縮為一算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或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之西南北置之若
 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西東西置之此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總敘也之算實於左手每一純取以
 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謂一委其餘所橫如右獲也朱子熹曰恐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方氏怒
 曰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若干尺之干同陸氏仰曰一
 純以取以手取之也委委之而弗取也孫氏希旦曰執算執算為末耦所釋之餘也告算右數者尊算也左算不
 者詩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孫氏希旦曰執算執算為末耦所釋之餘也告算右數者尊算也左算不
 同者以相變為文也告曰左右鈞左右卒投二句請數算之辭也二算者純三句數算之言也猶簡也謂常如
 下告勝負之法也禮案賢能也投壺如射以技能故得獲勝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算之法也猶簡也謂常如
 簡數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鄭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
 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
 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孔疏此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酌爵之
 賓主已許汝當酌之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升酌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
 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勝者跪執之曰敬坐奠於豐上不能酌者
 勝黨之弟子鄉射禮文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升酌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者
 禮至射得典瑞文引證灌為飲也方氏怒曰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養老

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篤之意。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四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筭室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人也。春秋傳。三十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廟中必用幾。而不崇。朝而徧乎天下。唯泰山耳。引證彼廟與此扶同也。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幾。而因幾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指已。故用指以度筭。呂氏大臨曰。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禮案何注。公羊傳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孔氏廣森云。射算長尺有握。視此為長也。周官槁人曰。矢八物。皆三等。鄉射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矢三尺。彼射於堂。宜用中等。亦視此七扶為長。射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

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鄭注。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八分。或取無節。孔疏注。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

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二。四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四百二十四寸。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為三分。則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四。四百二十四寸。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積之數。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故云壺圓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圓。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求合。恐非鄭意。朱子熹曰。經言容斗五升。注乃以二斗釋之。經言圓壺之實數。注乃借方體言之。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會矣。方氏慤曰。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禮案尺當從大戴作矢。周禮冬官考工記。矢人矢長三尺。二矢半。七尺五寸。也。投壺之矢。有長短。亦各隨其所用。而設。去必以二尺。若二尺。則引手可人。何足。以較勝負哉。說文。柘。桑屬。詩。云。棘。木質。堅。色。赤。孔注。大戴引。何氏春秋傳。解。云。云。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然。則。此。壺。腹。亦。方。脰。脰。七。寸。謂。其。上。圓。者。腹。脰。五。寸。謂。其。下。方。者。合。之。則。尺。二。寸。修。亦。高。也。受。壺。腹。中。容。實。也。於。九。章。粟。米。術。程。斛。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斗。五。升。積。二。百。四。十。三。寸。以。修。五。寸。除。之。開。方。求。其。腹。徑。近。七。寸。魯。令。弟。子。辭。曰。毋。懈。毋。敖。毋。偕。立。毋。踰。言。毋。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懈。毋。敖。毋。偕。立。毋。踰。也。

禮記通釋卷七十五

玉環戴禮

儒行第四十一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

不可面數。搏猛引垂。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

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禮案篇中不程其力。何異暴虎馮河。不習其謀。何能好謀而成。過失不可面數。何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

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而問之。逢掖大也。大掖之衣。大夫異也。此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

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

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七條。其從上以。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

之儒。其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是為夫子自謂也。今此節明哀公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

為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也。今古之節。明哀公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

知猶不識也。言我大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徧知也。今古之節。明哀公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

肘掖之所寬也。言我大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徧知也。今古之節。明哀公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

裏不禪也。孔子禮大夫。以上其服。則修袂。鄭注。司服云。修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今朝祭之。必表

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深衣也。呂氏居宋。冠章甫之冠。衣般之冠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

見之疑為儒者之服。逢大也。深衣之袂。其當掖者二尺二寸。至袂而漸殺。故曰逢掖之衣。孔子少衣逢掖之衣。則童子之衣。為深衣之制。於此可見。章甫。殷冠之名。宋人冠之。所謂修其禮物也。孔子既長居宋而冠。禮始冠緇布冠。既冠而冠章甫。因其俗也。禮案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又師氏戢德。以為行本。蓋修之曰儒。行之曰道。操之曰德。施之曰行也。鄭注士冠記。云章甫。殷道也。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其制未聞。孔子謂少居魯則未冠也。長居宋則冠於宋。故冠。冠。又孔子本殷後也。曲禮下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又云禮從宜。使從俗。然則儒在德行。不在衣服。概可見矣。不知猶言不習。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敷之不能終其物。悉敷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鄭注。遽。猶卒也。物。猶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檜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孔疏。數說也。終盡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大僕。久侍。疲倦。宜更代之也。晏氏光曰。物者。事深遠。非可造次。若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眾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蓋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禮案。乃留更僕。句。舊說似未得其解。未有臣進言於君。不虞君之倦。而轉恐其僕之倦。而請更代也。既請更代。又何謂未可終也。竊意僕辱也。讀如戰國策。傳命僕宮之僕。言君如欲臣悉敷之。則必請更辱久留。方能盡言。未敢擅請。故曰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鄭注。哀公為孔子布席於堂。與在如主。席陳也。珍。善也。鋪。陳造次而盡。故命為夫子布席。行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修侍坐。珍。可重也。此經論既問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為夫子布席。行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修侍坐。珍。可重也。此經論席上之珍。以待聘者。言能鋪陳上古堯舜之美善之道。以待君子之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珍。可重也。此經論也。其自學修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胡氏銓曰。席猶卷懷。邦無道而可卷。而懷之。晏氏光曰。以禮嚴分。則君坐而臣立。以道忘分。則坐而論道。哀公與孔子論儒行。是坐而則道。故命而孔子侍坐焉。藏器於身。則玉韞於篋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郝氏懿行曰。席上取珍貴也。待價而後沽。修其身。以問。待君取也。用也。孫氏希旦曰。哀公在階。階。西向。孔子侍。蓋負東房而南向。與珍玉也。以玉之待聘。唯君子之待君取也。儒者之強學。所以致其知。懷忠信。所以自立。其則力行。所以自盡。其道。猶玉也。在席上。非有求於人。而聘問者。自不能舍也。夫無求於世。而其君自不能舍。則可謂能自立矣。禮案。珍寶也。懷寶迷邦。有求於人。而聘問。海遯世無悶。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焉。席上之珍。言邦無道。則可卷而藏之。邦有道。則可張而陳之。胡說是矣。強學待問。即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待取待舉。故曾子制言。謂是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仁也。

容貌有如此者。鄭注：中問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愾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疏：此明儒者容
己之讓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如讓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言儒者不以利動也。有大事之時，形貌大
如有所畏慎，行小事之時，則似有所慚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言儒者不以利動也。有大事之時，形貌大
儀為民之則，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陸氏曰：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如似傲慢。讓小物
者，慎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故也。與莫敖舉而趾高者異矣。大讓者，難進之禮也。與子臧聚冠者異矣。勤慎威
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肉讓而受惡，枉席之上讓而就賤，故如僞。難進者，以禮也。禮主以敬，故三揖而如
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於義也。錫曰：中猶正也。論語：正其衣冠，是也。尼之禮，繁馬千駟，弗視，故如
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其容易退者，於義也。錫曰：中猶正也。論語：正其衣冠，是也。尼之禮，繁馬千駟，弗視，故如
有高冠長佩，以自異者，不可短衣厲飾，以自僞者，每飯必先告飽，待而後加。投壺之禮，賓必再辭，之類。如慢，如
受爵祿，君大夫謂見而不可之類，小讓如僞，如每飯必先告飽，待而後加。投壺之禮，賓必再辭，之類。如慢，如
則方嚴肅，厲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動作慎，即論語：元非禮勿視，聽勿言，動也。衣冠中者，謂稱其行
也。表記曰：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動作慎，即論語：元非禮勿視，聽勿言，動也。衣冠中者，謂稱其行
其慎，若堯之欲舉宗於夔龍也。大則如威，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雖知其才，勿視，聽勿言，動也。衣冠中者，謂稱其行
之精，三禮猶讓秩宗於夔龍也。大則如威，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雖知其才，勿視，聽勿言，動也。衣冠中者，謂稱其行
記：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利，愛其死以
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鄭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門訟。莊
可畏，人則無由慢之也。塗路也。君子行路，不無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遠門訟。愛其死，以待明時，養其身
冬日，暖處則暗，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所以遠門訟。愛其死，以待明時，養其身
以行道，德豫防患難，有如此。在上諸事也。呂氏大臨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欲，勿施於人，怨也。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如見大賓，出而後為，武王陳洪範，郭氏嵩巖曰：不
不，欲勿施於人也。唯敬與恕，則忿慾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任天下之重，備豫之至，有如此者。已所
言，不與天地陸陽爭，一身之休咎，地有險易，地之常也。山行乘櫟，泥行乘輿，順其常而已。天有寒暑，天之常也。猶
冬日，衣裘，夏日，衣葛，順其常而已。推極人事，之萬變，一以常應之。險夷豐悴，無與於心。而何爭焉。二語深矣。猶
周秦諸子之寓言也。禮案：齊整也。難讀如詩小雅，其變一以常應之。險夷豐悴，無與於心。而何爭焉。二語深矣。猶
禮法也。言必先信，即曾子立事謂：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故曾子本孝云：險塗

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備豫若宋史。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
 范仲淹傳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
 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易難
 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鄭注所猶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
 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不社土地之福。以義自居。故云。以義自居。積聚財物
 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
 是難畜也。非明時則不見。是亦難得乎。非義不合。時止則難畜。行則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其親近於
 人。有如此。在上之事也。呂氏大臨曰。志非不欲行也。時止則難畜。行則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其親近於
 始遠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不可必其合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
 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故不祈。非義不合。而難畜。以土地。經天緯地。日故多文。而忠信以為寶。非
 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可則止。故非義不合。而難畜。以土地。經天緯地。日故多文。而忠信以為寶。非
 為教。而義之與比。百官之富。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皆此之意。禮案忠者仁之實。信則人親之。慎弓上云。亡人無
 以爲寶。仁親之。立義則不祈。土地而土。地自至矣。會子制言曰。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
 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儒之好學。孜孜不倦。猶庸人之好利。多益善。故曰多文為富也。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故難得也。廉靜不貪。故易祿也。不得其職。則去。不得其言。則去。故難畜也。苟子儒效曰。故君子無
 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
 居而樂。豈不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獨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
 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鄭注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猛鳥。猛獸也。
 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問。所從
 出也。不斷。其威常威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孔疏。此明儒者之行。有異於衆。挺
 特而立。不與同羣之行。人或改其可守之志。而荷從免死也。若蓬蒿之蟲。則身任擗。擗。重也。劫。引也。引。引之。此擗
 恐以兵刃。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可守之志。而荷從免死也。若蓬蒿之蟲。則身任擗。擗。重也。劫。引也。引。引之。此擗
 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遇則行之。不豫。前防備也。有愆過之言。不再為之。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
 往事雖不如意。亦不追悔。將來之事。亦不豫前防備也。有愆過之言。不再為之。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上通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鄭注稽猶合也。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孔疏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儒與小人共居住。與古之君意合同也。措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為後世楷模法式。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又不為君上之所引取。民下所荐舉也。唯有諛諂之民。羣黨連比。共危已身。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竟終也。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之志操。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言常愛恩於人。有如在上帝之事也。納蘭氏成德曰。起居猶詩言啓處。危起居者。言處世之道。與已所行相稽考也。讒諂之民。比黨以危君子。則患必及民。而憂在君國。不敢同流合污。必以古人自處。後世為楷之實德也。禮案稽求也。身雖與今人居。而言行舉措。必求法先民遺矩。故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好。以天下則也。若所適弗逢世主之明。能知我亦不肯求援其上。以固寵。推其下。要譽。若有疾之者。朋比為奸。以排擠之。傾危之。身可危也。亦不能屈已求容。不申濟世救民之志也。其憂思即孟子所謂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忘如此者。鄭注

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鄭注君得其志者。之。孔疏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稱舉也。不辭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不辭怨若祁奚舉人解狐也。稱其辭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辭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為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之。不辭舉人。不求富貴。言儒者進賢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呂氏大臨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為度者也。寬裕之至。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辟。謂之公而實私也。能忘乎是。而唯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方氏懋曰。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貞才。故雖親也。亦在所稱。不心之私。怨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程功者。其功優劣。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為心。而禮案舉賢之賞也。孫氏希旦曰。不求其報。不望所舉者之報。不功富貴。不求國家之賞也。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鄭注相先猶相讓也。久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孔疏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有患難相為致死。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進。在小國不得志。則遠相招致。其仕明君。更相委任。舉荐有如此。在上諸事。呂氏大臨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仕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待天下之士。推賢而後舉。樂與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是也。必同其好惡。故開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馬氏晞曰。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友後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久相待之謂也。郝氏懿行曰。此儒不善用之。即用朋黨之禍。禮案說是也。此蓋先友後君。於義可取。然非純臣也。患難相死。若左儒之於杜伯。君不納其諫。亦當引身而退。何必死。儒有澡身而浴。其友而彰君之過乎。遠相致。若鮑叔之於管仲。雖利於國。然亦非久不仕。而待其同升也。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蠱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鄭注粗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速君納之。速怪妒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為高。臨衆不以已為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已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孔疏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

心獨行之事。深非謂潔其身不染濁也。君德謂以清也。陳言謂緣有其言而伏聽君命。靜正謂急退而自居。守正不傾也。上非謂潔其身不染濁也。君德謂以清也。陳言謂緣有其言而伏聽君命。靜正謂急退而自爲之。地既高矣。不臨深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卑賤。而自尊顯。言儒者與齊同。行不善則不加。以親彼也。世治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世亂時道雖不行。亦不賤。而自尊顯。言儒者與齊同。行不善則不加。以親彼也。人與己疏異。所爲善則不非毀之。其特立獨行。有如此。所云大臨曰。唯大人爲能格君之心。非武不行之所爲。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故更言特立也。呂氏云。大臨曰。唯大人爲能格君之心。非武不行之所爲。未嘗有能直人者也。故深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徐氏師會曰。前言特立。自守之義。居則多。此加獨行。遠道之義。居則人皆自屈以辟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徐氏師會曰。前言特立。自守之義。居則多。此加獨行。遠道之義。居則郝氏曰。不必臨深而正之。謂潛移默化。皆素而有也。不必加少。以相益。禮案深身浴德。若論語云。人潔已以進也。然隱也。陳言而隱。若向書君陳云。斯事將危。必不犯。顧文靜徐君之失。以安社稷。是也。諍而正之。能正君也。粗大也。粗而向書君陳云。斯事將危。必不犯。顧文靜徐君之失。以安社稷。是也。諍而正之。能諍臣也。世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也。又謀我者。不與比。謀異者。亦不強。君之非。蓋惟有忠君愛國之誠。而無不忘危也。世亂道沮。危而不避。患也。謀我者。不與比。謀異者。亦不強。君之非。蓋惟有忠君愛國之誠。而無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則可。不用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則可。不用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則可。不用命。竊君之重。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君之安。國之輔。有能抗君之拂。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注

弗視之意。孩氏希旦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儒者非不臣天子也。柱其道則有所不事矣。禮案慎靜者。或失之隘迫。故貴乎尚寬。不說人之過。善成人之美也。強毅者。或失於高敖。故貴乎與人。可者與之。而無求備也。知多知也。服之習也。曾子立事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近文。章則英華發外。而多文之人。或風流自賞。薄視名教。或狂狷敖世。不得中行。故尤貴乎砥厲廉隅。不輕取與也。分國謂非其道。雖時君割土地之半以與之。亦視之若錙銖。曾子制言所謂不

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正謂是矣。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鄭注同

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孔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方猶法也。言儒者與友齊志。意而同行也。聞流言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孔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方猶法也。言儒者與友齊志。

厭賤也。雖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孔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方猶法也。言儒者與友齊志。立必存義也。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孔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方猶法也。言儒者與友齊志。

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怪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凡所謂同者。理義也。出於人心。

之所見。然賢者能存而勿喪之。故不患乎不同也。方氏怒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為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

辨。夫道不同。術路也。故於道言之。郝氏懿行曰。同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苟自辱焉。以是而已。方氏苞曰。方所行。故於志言之。術路也。故於道言之。郝氏懿行曰。同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苟自辱焉。以是而已。方氏苞曰。方所行。

本乎方。而存於心者。無阿諛取容之意。立乎義。而見於外者。無便辟善柔之失。同者。益友也。同方者。術者也。則進而交之。不同者。損友也。異方異術者。則退而遠之。此儒者交遊之道也。禮案君子非其人。不友。慎之在前。

故雖疏遠。而流言不能聞之。於後也。方猶正也。本正則修。已之功至。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能立義以斷決人之賢否。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則所交無非類矣。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

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鄭注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

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禮儀節。是儒之外貌。言語談說。是儒之慎。故云仁之地。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孫辭接物。是儒之技能。禮儀節。是儒之外貌。言語談說。是儒之文章也。歌舞喜悅。是儒之和悅也。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儒之恩施也。儒者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

任也。尊讓如此。謂聖人之儒。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之。呂氏大臨曰。質之溫良者。可與為仁。故曰仁之本。行之

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摹寬裕。則解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也。故為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為仁之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者。至和者。而貨不為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為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八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則可與入聖人之域矣。陳氏濬曰。仁者。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朱氏軾曰。存之則為本。行之則為地。地猶道也。道者人之所共由。為仁而不敬慎。猶欲行而不由道。路也。方氏苞曰。敬為德之聚。諸德之行。必以敬慎承較之。然後靜而安。動而順。故曰仁之地也。或曰禮。卑者業廣。必敬慎。然後有基。可據。禮案本性之也。地處之也。作為之也。能行之也。貌飾之也。文章之也。和樂之也。施惠之也。不敢言仁。謙也。易謙卦云。謙亨。君子有終。朱子本義曰。有而不居之義。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仁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病。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繫也。閱。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為儒。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見。辱。於。君。王。而。遺。道。也。長。上。謂。卿。大。夫。諸。儒。之。末。也。言。已。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見。辱。於。君。王。而。遺。道。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累。繫。於。長。上。而。失。志。也。不。因。病。於。有。司。而。失。常。也。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言。今。世。名。之。為。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病。於。有。司。而。失。常。也。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言。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稿。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為。汙。吏。取。辱。於。君。王。不。為。過。行。及。於。長。上。不。閱。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忘。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揚。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梁。氏。玉。繩。曰。釋。文。穫。本。又。作。穫。高。誘。注。淮。南。兵。略。云。穫。誤。也。則。隕。者。墮。其。所。守。穫。者。誤。於。所。從。也。朱。氏。彬。曰。古。者。感。士。不。遇。多。謂。之。落。魄。或。言。落。拓。言。窮。而。無。所。用。也。蓋。草。木。搖。落。變。衰。能。如。守。歲。寒。松。柏。者。鮮。也。朱。氏。失。職。侘。僚。不。得。志。以。隕。穫。言。揚。雄。方。言。稽。祿。以。布。而。無。緣。斂。而。絀。之。謂。檻。縲。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綠。之。衣。謂。之。不。隕。穫。乃。君。子。之。貧。而。樂。不。充。詘。則。富。而。好。禮。之。謂。也。方。氏。苞。曰。充。者。有。羔。羊。之。節。焉。故。謂。之。不。充。詘。若。質。言。莊。子。所。謂。操。之。則。慄。春。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以。為。將。死。而。愛。是。也。禮。案。今。衆。人。之。命。儒。也。忘。常。為。自。命。者。言。也。常。以。儒。相。詬。病。由。知。者。觀。之。則。足。以。其。德。行。不。足。而。小。有。才。持。之。有。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之。成。理。自。視。固。儒。矣。由。知。者。觀。之。則。足。以。其。德。行。不。足。而。小。有。才。持。之。有。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鄭。注。儒。館。之。間。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為。戲。

當時服。孔疏此明哀公問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仲尼曰。吾世不敢以爲戲。是哀公之言。記者未之聞也。孔子此云。不敢以儒爲戲。是當時暫服。非久也。孫氏希旦曰。此篇無館聖人象。先儒疑之。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桓國時。儒者見孔子。則生不能。用而誅之。所謂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粹。然其爲正大。剛毅之意。恐亦非苟行之至大。至剛。非可視如兒戲也。

禮記通釋卷七十六

玉環戴禮

大學第四十二

論學成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呂氏大臨曰：大

學之書。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其序如此。蓋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教。藝也。行也。大學之教。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婣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脩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禮案此即尚

書大傳所謂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者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鄭注：明德。謂在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

於民二也。處於至善之地也。知止而后有定。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必定無欲。

故能靜。不躁求。性情安和。能思慮於事。然後於事得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至善者義。

後則近於大道矣。程子題曰：明德者。明此理也。親當作新。言既自明其德。而使君子用此道以自新也。至善者義。

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邵氏曰：明明德者。成己之事。易曰：君子以昭明德。是也。新民者。

成物之事。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是也。至善者。明德之新。民所正之地。天下之事。物皆由此出。雖變態萬狀。

不能以奪吾之所得。如此而后有定。所見既定。則道之本體。不外此心。心內融寂者。無際。如此而后能靜。靜。

則日享恬澹之樂。而無外馳之勞。夫是以能安。安則靈局。滿然常明。而無物慾之蔽。夫是以能慮。慮則事之隱。

微曲折。無不瞭然。見矣。夫是以能得。知止者。其本也。慮而能得者。其末也。知止者。其始也。慮而能得者。其終。

也。方氏慤曰：物與事一也。物以形言之。故有本末。事以理言之。故有終始。禮案明德道也。親民行也。止於至善。

擇善而固報之者。也有定者。操守堅定也。故有本末。事以理言之。故有終始。禮案明德道也。親民行也。止於至善。

萬物之情。而知其本末。終始。先後之理也。易繫辭云：安其身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鄭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孔疏：所言大學之道。此明明德之理。以積學能為明德。盛樂之事。以漸。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所雜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禮案誠意无妄也。雜念不起。故心正也。荀子天論曰。於家中虛。以治五官。夫五官無失職。則百體從令。而身修矣。身修而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

至格物也。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而來。應之。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則行善不行惡。意

念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修身爲本也。上

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修身爲本者。細別雖異。其大略皆是修身也。本亂謂身不修也。未治謂國家

治也。身不修。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譬若與人交接。以輕薄待人。欲望以厚報。己未有也。

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皆以身爲本。知本其身。是知之至極也。胡氏銓曰。格有三義。書曰。格汝舜。緇衣曰

民有格心來也。書曰。惟先正格王。至也。語曰。有恥且格。正也。此云物格。亦謂正也。致知。明道也。明道者。必明於

物理。使一出於正。是格物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堯不救睦。九族而能協和。萬邦。無是理也。

惠氏棟曰。文選注。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量度事物。致知之道也。禮案致知。在格物。謂擴充其良知良能。以推

極天地之間。萬物之理也。天論曰。聖人清其天君。則其所爲。知其本亂未治。謂未有天地官而萬物。役矣。知至者。窮

極物理。則能反身而誠。爲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本。亂未治。謂未有天地官而萬物。役矣。知至者。窮

者也。天子則修身及於天下。庶人則修身及於齊家。大小不同。道則壹焉耳。呂氏春秋執一篇曰。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天下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國。以國爲家。以家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

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知。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壓。壓閉藏貌也。孔疏

此廣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必須誠實也。如見惡事。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見善事而愛好之。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

不好惡也。謙謂如擗。擗然安靜之貌。見君子而后厭然。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後乃揜然閉藏其心。必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銷沮閉藏。言何益矣。言既揜詐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也。倪氏思曰。自謙注及諸家皆作揜。竊謂不必改經文。作謙可也。謙之象曰。人道惡盈而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誠一也。而有善惡之異也。誠於為善。誠也。誠於為惡。亦誠也。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與小人皆然。君子知其如此。故謹其獨。而誠於為善也。呂氏居仁曰。揜不善而著其善。此小人之良心猶存也。由不能充之。故其自暴如是。如其知萬物一理。中外一致。作於此者。見於彼。至微之間。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則亦知所以反身矣。知所以反身者。知格物之道也。凌氏廷堪曰。禮器曰。禮之貴乎。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昭昭不可欺者。德產之致也。所以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此即學庸慎獨之正義也。慎獨指禮而言。禮之所以少為貴。說文已明言之。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禮案惡不善如臭。論語所謂見不善如探湯是也。好善如色。則是好德。而高言慎獨。則動於中。必形於外。荀子大略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故雖善偽飾。而終不能揜其劣跡。以欺當世。所以君子之道。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詩不云乎。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鄭注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獨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孔疏此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謂十人之手。其可嚴懼乎。富潤屋。德潤身。此二句為喻也。言家若常則能潤其屋。有金玉華飾。見於外也。德能潤其意也。葉氏夢得曰。人之富足。則能潤屋而已。德之修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於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外。則其體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胖。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陸氏佃曰。囚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富潤屋。德潤身。對皆有嚴。然屋與身孰親。禮案言十者。舉成數耳。夫衆目所視。衆手所指。雜幾微之失。其能掩乎。故自治不可不嚴。其嚴乎者。嚴其在己者也。譬諸多財。則屋宇宏敞。有德則心身安坦。人皆均見也。若其中無所有者。雖強自矜飾。亦不能揜其短也。大戴禮曾子立事曰。以其見者。詩云。瞻占其隱者。又曾子制言云。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注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淇。隈岸也。萋。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諼。忘也。道。猶

孔疏此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以證之。詩衛風淇水與篇。衛人武公之德也。茂玉芻也。竹扁竹也。視彼淇水之隅。曲之內。生此莖之與竹。猗猗然茂。盛以淇水。潤故也。衛人武公之德也。茂玉芻也。叔之餘烈。故也。斐然文章。君子學問之盛。如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修。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又瑟然顏色。莊儻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諠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此詩之本。文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朱熹曰。道學自修。言所以得之。由悔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之也。郝氏懿行曰。此經明誠意。明明德之事。故言學問。自修。威儀。宣著。此誠中形外之驗也。禮案襄三十一年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談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蔡今詩作錄。斐並作匪。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鄭注聖人既有又。有樂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後世之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而親其親。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後世之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而親其親。族親也。小人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民為利者。亦曰利。益之言。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所樂。利之事。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終致於世。其德不忘也。呂氏大臨曰。誠之至者。非物入於心。其所以道民者。澤流於後世矣。賢其親其親。君子化其善也。樂其樂。利其利。小人蒙其惠也。朱熹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親其親。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舍哺不能忘也。禮案賢其親其親。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沒世不忘。謂惠澤之入人深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願諱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皆自明德也。克能也。願念也。諱也。諱或為題。孔疏此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言自明德。與書異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尚書之意。堯能明用賢。俊之明德。此記言堯能自明德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皆自明也。朱熹曰。願謂常日在之也。諱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皆自明也。朱熹曰。願謂常日在揚子法言。勝己之利。謂之克。故論語云。克己復禮為仁。蓋人心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虛明若無私欲之蔽。則德日路而著於天下矣。峻今書作俊。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鄭注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也。苟日新者。盤銘辭。非唯浴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日益新也。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恆常日新。皆是丁甯之辭。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

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大雅文王篇。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朱子熹曰。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心。以去垢。故銘其盤也。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郭氏嵩巖曰。說文槃。承槃。內則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蓋凡盥以區。沃水。以盤承之。故曰承盤。盥器日必用之。內則五日收湯請浴。三日具沐。三日五日。則其功亦有閒矣。則與銘辭之言。日新者無當。知此必爲盥盤。非沐浴之槃也。禮案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德日新。又日新者。能進德修業。孜孜而不息也。新民者。以斯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注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曰。里代爲美。擇不處仁焉。得孔疏此明誠意在於所止。商頌玄鳥篇。言般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於此。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小雅緝蠻篇。刺幽王之詩。言緝蠻然微小之黃鳥。止於岑蔚。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大臣亦得禮義樂土之處。而君止也。豈可以人不觀於鳥之所止。則人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孔疏此明誠意在於所止。商頌玄鳥篇。言般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於此。是皆知其所止。矣。人之於學。不知所止。流道失守。無所適歸。終亦必亡而已矣。雖黃鳥之止。於丘隅而已。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深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初矣。禮案此引詩之意。以謂相彼鳥兮。猶擇木而栖。矧伊人兮。不知擇主而事之。如事非其主。明是人不如鳥也。荀子大略篇曰。仁非其里而處之。非禮也。義非其木而栖之。非義也。又勸學云。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鄭注緝熙。光王德。光明。敬其所自止處。孔疏此大雅文王篇。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朱子熹曰。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謂。孔子說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美辭。緝熙。繼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之於君曰。仁。於臣曰。敬。於子曰。孝。於父曰。慈。約而言之。則皆善而已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

誠其意也。孔疏此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吾與常人同也。必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俱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身之本。能自誠其身。是知其本也。張子載曰。大畏民志。大畏服其民志。使民誠服。猶神武而不殺也。威德素著。則民自畏服。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則知過必改。不可幸免。故無訟也。禮案家語相魯解云。孔子之為政也。三月則鬻車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然則民無情實者矣。不曰無辭。而曰不得盡其辭。猶謙言也。畏懼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知本即大戴禮察云。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

其心。鄭注。懷怒貌也。或作憤。或作寃。孔疏。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有所忿懼。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達於

知也。是心為身本。修身必在於正心也。吳氏如愚曰。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四者惟忿懼在人。不可有。易言懲忿。

書戒忿。嫉是矣。餘如恐懼。修省。好樂。憂患。皆學所不能無。今乃與忿懼懼言之。何與。蓋所以不得

其正者。以私欲也。故其所忿懼。則是好勇鬥狠。忘其身。與不怒安其民者。異也。其所恐懼。則是怯懦無勇。見義

不為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矣。其所好樂。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逸遊者也。其與好禮樂善者。異

矣。其所憂患。則是憂貧患得。失者也。其與愛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得其正也。乃若喜怒

哀樂發而中節。何有於我哉。而心之正則自若也。是知不得其正者。以身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聲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程子頤曰。身有之心。當作心。禮案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喜怒哀樂之已

發者也。故心為物役。而不得其正焉。心也者。神明之主也。有所蒙蔽。則官失其職。而良知泯焉。故修身必本於

正心。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故耳不能聞聲。舌不能別味。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鄭注。之適也。譬猶

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

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孔疏。此重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辟言修身之譬也。設

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此說足補注疏之不逮。故今之生童赴試。填寫身形。皆謂身中面赤。亦是言其面長一尺耳。非色赤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

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鄭注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債猶覆敗也。

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有於已。謂有仁讓也。無於已。謂無貪利也。孔疏

與仁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機

謂機關。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善政也。古

有此言。記者引之。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反其所

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後可以求於人。使行善也。於己有仁讓。而後可求

於人之仁讓也。無惡行於己。而後可以非責於人也。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

也。言不可得也。呂氏大臨曰。君者國之機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而一正君而國定矣。其機如此。故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不可不慎與。民可使心服。而不可使力服。可以身率。而不可以令率。堯舜之仁。桀紂之暴。所以

皆從其所好。而不從其所令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所以身率。而使人心服者也。方氏

怒曰。於仁讓。皆曰一家。於貪戾。止曰一人者。蓋貪戾之致亂。其效尤易也。一言僨事。則語所謂一言可以喪邦

是也。一人定國。則詩所謂一國之事。繁一人之本是也。戾違於道也。率者身為之先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

諸己。而後非諸人。皆內恕及人之道。禮案荀子強國曰。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

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務。信而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必將慎禮義。務忠信。而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鄭注天。天。秦。秦。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孔疏詩。周南。桃。天之篇。論

之時。似。桃。之。天。也。歸。嫁。也。宜。可以。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人。既。家。得。其。宜。則。可。以。教。國。人。也。

詩。宜。兄。宜。弟。小。雅。蓼。蕭。篇。美。成。王。之。詩。詩。本。文。言。成。王。之。德。宜。為。人。兄。宜。為。人。弟。此。記。之。意。謂。自。與。兄。弟。相。宜。

而。可。兄。弟。之。意。而。後。可。以。教。國。人。也。詩。其。儀。不。忒。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

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此。謂。脩。德。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以。方。法。而。後。民。法。之。也。是。先

之。時。似。桃。之。天。也。歸。嫁。也。宜。可以。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人。既。家。得。其。宜。則。可。以。教。國。人。也。

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葉氏夢得曰：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爲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張氏九成曰：涵泳於斯而單桃天蓼蕭鳴鳩之詩以證此理。想見大學之道，雍容善端，有如此之樂也。呂氏大臨曰：至誠足以孚其心，儀形足以親其外，國之不治未之有也。禮案身修則德義可尊，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正矣，而后民法之則國定矣。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注：老，長也。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絜，作臣。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孔疏：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治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孤弱之子，人所易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於天下，持法之道，動而無失，臣下以此加物，物皆從也。譬諸候有天子在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已下者爲之也。臣下不善事已，所有惡不可持此要事，迴事已之君子也。前謂在已之前，不以善事施已，所憎惡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施左者，謂與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若右以惡加已，已所憎惡，則無以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上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范氏祖禹曰：漢書云：度長絜大，注曰：絜，圍束之也。莊子絜之百圍，亦謂圍而度之也。知所以爲方，絜矩之道也。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其上，於前於後，於左於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長短之差別。禮案：興孝與弟，即大戴王言往而不得其方也。天下者，國之積耳。以此推之，則自一國以至於萬國，一理而已。禮案：興孝與弟，即大戴王言云：上敬老則下蓋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是也。所惡於上，以下祭統謂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淮南穆稱訓曰：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絜矩之道，即荀子修身云：五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鄭注：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已而已。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孔疏：詩小雅南山有臺篇，美成王之詩，只辭也。言能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好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惡謂苛政，重賦是人之

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詩小雅節南山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而為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者。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尹而為法。此記之意。若桀紂是也。林氏光朝曰。一人在不。慎。有國。謂天子諸侯也。僂謂刑僂也。君若邪辟。則為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林氏光朝曰。一人在上。使天下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必有正道焉。蓋四方萬里之遠。非有以固結之。則如何。長有天下。故詩以為民之父母者。無他。唯與天下同其好惡而已。若是好惡與天下不相關。此之謂獨夫爾。朱子曰。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不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節讀為截。節然高貌。師尹周之大師尹氏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狗於一己之偏。則身軀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禮案荀子猶為民所仰止。况為天下之主乎。嚴正則民法之而正。邪僻則民共棄之。而身為戮矣。師尹之氣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內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注。師眾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命。特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心厚亡。孔疏。詩大雅文王篇。美文王因以戒成王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眾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成王宜監視于般之存亡。奉此天之命。言般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眾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成王宜為本。財為末也。外。疏也。內。親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財亦悖。則民逆。而散也。以報答。謂拒違君命也。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悖於上。財亦悖。則民逆。而散也。出也。言眾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張民九成。曰。文王之詩。言商未失眾時。克配上帝。至於紂失天下。其崩散之士。反為周。裸將之役。天命如此。可不戒乎。且斷之曰。得眾則失眾。失眾則何。以得眾。曰。德。此君子所以先慎乎德也。禮案荀子正論曰。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願。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禮案荀子正論曰。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願。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而不。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是難以臣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救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汚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難其事。不然。而己矣。有持挈伺詐。權謀。

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馬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

寶惟善以為寶身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楚昭

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身犯

之對此辭也仁親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困喪規利也孔疏康誥曰者謂天之一命不於是常住在一也道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身犯曰者勸重耳之辭於時

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不受秦命對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為寶唯親愛仁道以為寶也楚書

鄭知是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人為口實

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曰客欲

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朱子熹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

而致其丁宿之意亦承上文言之也蓋善則得之德而有之謂也即尚書大甲所謂惟天無親克敬惟

然則命之不常惟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禮案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即尚書大甲所謂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于有仁是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也身犯以下解見檉弓上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秦誓周書尚書篇名

於殺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如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腎人所為使功不通於

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孔疏此明君臣進賢細惡之事秦穆公誓辭分是語辭古文尚書分爲彥言有一介之

臣倚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

要而擊之。敗諸靖。是其事也。呂氏本中曰。斷斷專怒。而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夫善不可以有形。德不可以有心。山嶽之於所藏。江河之於所受。誠有長養潤澤之功也。天下之人。好為有形之善。而各務自為。其始本出於善意。而其終遂至於媚疾。其禍遂至於喪邦。疾。乘矣。仁人其好善也。篤則其去惡也。果。蓋非仁人之至善。不足以知不仁之為害也。禮案。此蓋任賢則國利。疾。賢則國治也。荀子致士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振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鄭注。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放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疏言。惟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進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放四罪。則其去惡也。果。蓋非仁人之至善。不足以知不仁之為害也。陸氏佃曰。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正言仁人。仁者必有勇。故也。亦仁人。後能放流之。孔子曰。懷惡而討誰不服。禮案。舜放四兇。能惡人也。舉八元八凱。讓天位於禹。能愛人也。蓋仁人。其心大公。至正。物我無私。其所愛善。必天下之大賢。民之所好者也。舉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其所誅者。必當世之元兇。民之所惡者也。故謂之能。以能威而惠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鄭注。命讀為慢。聲。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舉人也。拂猶倦也。逮及也。孔疏。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又不能使其已之先。慢謂輕慢於舉人也。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使遠。言是愆過之人也。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之。使遠。言是愆過之人也。君子所。若知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災必及夫身矣。倪氏思曰。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為。去聚斂之臣。兼言舉賢者。相况取義也。言舉賢不能先。此其權在他人。尚可以命言。若見不好之人。所公好。而。能遠。此則在我。不能無過。不可言命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人所公惡。而上反好之。人所公好。而。反惡之。是拂逆人之性。宜災禍之及身矣。禮案。名也。因奴。正士。惡人之所好也。故有敗國亡身之禍焉。是故。名。非真心也。尚書泰誓云。崇信奸回。好人之所惡也。因奴。正士。惡人之所好也。故有敗國亡身之禍焉。是故。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鄭注。道。行所由。孔疏。是故君子有大道者。謂所由行。孝悌仁義。則以忠信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邵氏淵曰。小人以聚斂失人心。蓋本於奢侈。而自用度。則失之矣。朱子熹曰。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邵氏淵曰。小人以聚斂失人心。蓋本於奢侈。而自用度。則失之矣。朱子熹曰。

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郝氏懿行曰。大道即謂絜矩之道也。忠恕則遠道不遠。驕淫即縱欲自生。財有災。禮案忠信得之若尚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驕秦失之若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舍。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好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鄭注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於施與。以起身成其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就者。其為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為已有也。孔疏此明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謂為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為之者疾。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舍。謂君上緩於勞役。費用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恆足。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事皆得其宜也。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也。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為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非其財也。呂氏大臨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為之者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矣。此生財之道也。以財發身。唯富足然後可以推吾濟人之惠也。以財發財。則非驕奢無以矜已之富也。此仁而不仁之分也。故唯仁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上有不私之仁。下有樂輸之義。心誠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百姓足而君不足者也。禮案此即荀子富國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其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焚燒無所。則民富。田肥以易。田肥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則民富。田肥以易。田肥則出實百倍。上以良之名。而且富有。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穫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上好仁。以下。即正論篇謂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德唱而應。視儀而動。故上者下之本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鄭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誠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喪祭用水。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

義不利財。豈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疏此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畜養馬乘。闕察於雞豚之小利。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卿大夫為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財利。不畜聚斂之臣。謂卿大夫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若其有聚斂之臣。甯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盜君府庫。則害小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能如上所言。是國

家之利也。但義事為國家利也。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為人君長於國。財以為已財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孟獻子據左傳文也。案書傳士飭車駢馬。詩云。小人壯驂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賜豚。故知士初試。非其常。故士喪禮。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朱子熹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禮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甯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奉。上。而。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上交。征。不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奪。不。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唯。義。之。安。而。自。無。所。不。計。察。矣。孟。子。分。別。義。利。為。利。則。上。交。征。不蓋。亦。出。於。此。禮。案。此。云。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唯。義。之。安。而。自。無。所。不。計。察。矣。孟。子。分。別。義。利。為。利。則。上。交。征。不世。家。謂。決。獄。責。廷。尉。錢。穀。責。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治。粟。內。史。宰。相。主。臣。是。也。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鄭注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家。之。事。患。難。狠。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孔。疏。此。明。為。君。治。國。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彼。為。善。之。者。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教。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者。言。君。令小。人。使。為。治。國。之。事。毒。害。於。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大。臨。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之。此。句。上。下。疑。有。缺。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呂。氏。大。臨。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者。也。小。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禮。案。朱。說。是。善。上。似。脫。不。字。

禮記通釋卷七十七

玉環戴禮

冠義第四十三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

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案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大夫之適長殤是也禮案鄭冠禮目錄云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夫冠為成人之始乃嘉事之重者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利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利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鄭注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為初也然後可以相敘加冠之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者能備不可以不學學之而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故冠而責以成人之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焉氏晞孟曰正容體則斯遠暴慢矣齊顏色則斯近信矣順辭令則斯遠鄙悖矣冠而後服備服備以禮成禮成則禮樂之情者能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所以稱其服也聖言其外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必曰聖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故必曰王冠禮出於聖王而士大夫由之以行也陸氏佃曰人者仁也禮以經之權之以義如斯而已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是已三始者雖非所以立也然闕一於此不得謂之備何陵之會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鞮見其語透卻錡見其語犯卻至見其語伐單襄公曰吾見厲公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蓋古之人於此以觀禍福如此則容體顏辭令亦豈可忽哉徐氏幹曰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不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禮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即表記所謂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人道立而後可責以敦倫人倫明則君臣有義父子有親長幼有序矣蓋正身古者冠禮簪日篋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本於備服而冠為首服故謂冠禮為成人之始也古者冠禮篋日篋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鄭注國以禮為本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禮則醮用酒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鄭注言責人以大禮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葉氏夢得曰。爲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爲人弟。故事。長則順。身冠而母與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忠順之行。則身脩而人道備。故可以爲人。人道備於己。則推以治國家。故可以治人。古之聖帝明王。欲責人之備。如孟子曰。不得乎以敬之。乃所以重責之也。胡氏銓曰。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蓋臣子之身。所能爲親。不可以爲人。故必四行而立。而後可以爲人也。言可以者。亦猶所謂事親者。可也。蓋臣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可而已。不以會子之孝。爲有餘也。呂氏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貴長。不失其歌之謂備。有諸己。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也。孫氏希旦曰。爲人弟。專以事兄言之。爲人少。則凡在宗族而屬之。尊於我。在鄉黨而齒之。長於我。在朝廷而德位之。先於我。皆爲之少。而當事之者也。四者之行重。故必重其孔。而後可以責之也。郝氏懿。故孝弟忠順之行。曰。禮行者。禮之實行。非但威儀文辭而已。禮案禮行者。卽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注嘉事。嘉禮失。宗伯掌五禮。有吉。有凶。有賓。有軍。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禘廟。既在禘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禘卽尊先祖之義。且下土祖禘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會祖廟者。以左傳魯成公冠於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會。服虔望時解之。故以祧爲會祖。非鄭義也。呂氏大臨曰。古者重事。必行之於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朝。廟皆所以示尊。而不敢專也。冠禮。拜迎於道。嘉禮。而冠居其首。言冠者。禮之始也。則知其爲嘉事之重也。蓋在冠。則謂之禮。在禮。則謂之冠。冠禮。而嘉禮。行之於廟。孫氏希旦曰。嘉禮。之別有六。而冠爲成人之始。其禮爲重。他如飲食慶賀之類。視冠禮。則爲輕矣。冠禮。行之於廟。孫氏希旦曰。嘉禮。之別有六。而冠爲成人之始。其禮爲重。成人之禮。之重。所以原責其子。不敢擅重事者。以明重禮。必成於禘。又所以尊敬其父也。禮案上云。行之於廟。下之尊先祖者。則是廓固祖之廟矣。然鄭注儀禮。士冠禮。又謂之禘廟者。蓋冠禮。爲重事。亦所以詔子尊父之自冠者。言之則祖也。夫冠爲嘉禮之重。成人之始。故於廟行之。示有禘廟者。蓋冠禮。爲重事。亦所以詔子尊父之

也道

昏義第四十四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謂

年為昏以定稱之則塔曰昏妻曰姻謂塔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其昏之年則大戴禮男三十女二

十合於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則子達於庶人一也先儒又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

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禮也孫氏希且曰此篇釋儀禮士昏禮之義自篇首至禮之大體也明昏禮之重而

夙與以下四節明婦事舅姑之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一節言婦順由於教成古者天子以下又因昏義而

廣言也禮案鄭士昏禮目錄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止昏禮也鄭注聽命謂主人聽使

此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雁也白

虎通云雁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生母之姓名故昏

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

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纁二加以儷皮及諸

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注也請期謂男家使人請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必

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時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

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言兩知之也聽命謂女

之父母聽受婿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禮之問也賈氏公彥曰納幣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

之名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馬氏晞孟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者異也繁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

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所以重其別而待二姓然後合好也繁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

主於順舅姑和室人而請期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與采者有所擇君子於事始未蒙不采

擇故此始於納采至請期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與采者有所擇君子於事始未蒙不采

告示不必安也遣女於廟重先人之遺支體也朱子云鄭忽先配後祖陳鍼子訊之楚圍亦言告於莊共之廟

而宗廟者孫氏希百曰問名者問女之名將以加諸卜故曲禮白廟乃納吉是納吉不相知名士昏記問名辭云敢

請女為誰氏。謙不敢質言。故言誰氏。疏家疾婦人。不以名通。故孔氏謂問其母所生之姓名。尤非一人之所專也。將
何以下。其吉凶乎。禮案問名。自問女名。孫氏說是。婦人以字配姓。儀禮士昏記。謂誰氏。說文誰何也。問何伯仲
若伯姬。仲子之屬。故曲禮上云。男女異長。自為伯仲。蓋以許嫁時。將卜諸鬼神故也。然禮女子年十有五。許嫁
者。其未時嫁。則二十而笄。則此納采之女。若非至二十以外。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
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鄭注。酌而無酬。醕曰
醕。醕之禮。如冠醕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其牢而食。合巹而
醕。成婦之義。孔疏。此明親近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父謂壻。壻謂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所以必命
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是男先於女也。主人女之。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壻執雁入。主
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常階北面。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雁。再拜。蓋親
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誠
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而親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但親受之。非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
降出。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婦升。軍時。壻授之。以綏。御婦車。之輪。安其氣。卷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
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之。宛然左辟。謂此時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卷謂半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
之。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故云。壻而醕。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鄭注云。欲使壻之親婦。亦親
壻。所以體同。爲一。不使尊卑有殊。故云。壻而醕。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鄭注云。欲使壻之親婦。亦親
女耳。似此。雁爲壻見。女之贊。郊特牲云。執贊以相見。指此節也。禮案此中上文。敬慎重正之義也。父命子親迎
敬也。儀禮士昏記。醮子之辭曰。往迎爾相。執贊以相見。指此節也。禮案此中上文。敬慎重正之義也。父命子親迎
也。繼之以愛。欲其不相違也。荀子大略云。易之成。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成感也。以
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有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也。成絲麻布帛。守委積蓋藏。即母戒女辭。夙夜無違宮事是也。當於夫。若孟子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蓋和順為婦德。布帛為婦功。和可致祥。勤則不匱。治家之要道也。聖王重之者。以修齊為治平之本也。鄭注室人女姑女叔。疏謂夫之姊妹。爾雅釋親。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弟為叔。則夫妹為女叔。義是故古者婦人先嫁自可通。惟女姑當作女公。字之誤也。岳本中行本山井鼎本並作姁。增女旁。旁亦非也。是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鄭注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公宮者。此謂與君為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者。謂與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所以成婦順者。以未嫁之前。先教四德。成其為婦之順。欲使嫁而為婦。奉遵此教。而後成婦順。此云公宮。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教者。女師。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教成之。五十無子者。祭之。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饗。客。承。尊。其尸。方氏。怒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矣。婦人亦須有教之於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賓。客。承。尊。其尸。方氏。怒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矣。婦人亦須有教之於公宮。宗室是也。施之於事。則有功。故先後之序。如此。魚之為物。柔巽隱伏。下隨陽。易言。婦順者。蓋以宮人寵。無不利。亦以之比。婦人。其性用之。固所宜矣。前而言明。婦順。繼言責。婦順。又言婦順。備。終言成。婦順。者。蓋以宮人寵。無不利。亦以之比。婦。如此。且明而後。可責。責而後。可備。備而後。可成。故言之。法。如。此。孫。氏。希。旦。曰。祖。廟。未。毀。謂。與。君。同。高。祖。以。下。者。則宗室亦謂繼高祖以下。宗非大宗也。女子無祭。祖廟之法。教成之。祭。輕。曰。祖。廟。未。毀。謂。與。君。同。高。祖。以。下。者。之。若。卿。大。夫。之。家。則。宗。子。主。其。祭。而。祭。饌。則。此。女。設。之。詩。所。謂。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女。子。之。事。夫。猶。男。子。之。事。君。也。然。男。子。三。十。而。冠。其。仕。乃。寬。以。二。十。年。之。久。而。女。子。則。笄。而。嫁。故。雖。教。之。有。素。而。深。懼。其。未。習。也。為。之。特。舉。其。禮。嚴。人。以。君。宗。之。所。動。其。禮。法。之。重。一。時。以。宗。廟。之。告。以。生。其。悲。敬。之。心。此。婦。順。之。所。由。成。也。禮。案。白。虎。通。云。婦。人。所。以。有。學。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以。宗。廟。之。告。以。生。其。悲。敬。之。心。此。婦。順。之。所。由。成。也。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古。者。天。子。后。立。六。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傳。姆。何。尊。之。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

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
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聲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
盛德鄭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嗣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
對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為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為立六宮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
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三
公以下周三百此百二十人故云似夏時案九嬪職云掌婦舉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三
陰令注云周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為王所求為於此宮也李氏觀曰此內治是婦學也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三
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成曰右之盛時政治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御視大夫士尚唯
乃以輔佐君子邦國而家人之正位正乃可以定天下故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初何預於后妃而卷耳之詩
守正德字雍睦而福履綏氣象和平而子孫衆職此之由也世婦則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以配天下之婦八十一
御妻合三夫人九嬪其一二十人夫一人聽天下之內治此世婦三夕女御九夕凡十五日而徧果如此一夕而
有宮女如此之多鄭君謂后一十人夫一人聽天下之內治此世婦三夕女御九夕凡十五日而徧果如此一夕而
御九人其荒淫不已甚乎杭氏世駿曰唐虞以上天子四妃法天四星也舜三妃不求備昏義百二十人是
漢儒之言春秋傳所言天子娶十二女為可據王莽惑於符命謂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置後宮位號視公
卿大夫元士者百二十人即昏義所云三夫人等是也疏云鄭孔謂御見之法各帥其屬使九相與御妻
王所此則注疏之失也春秋之禮成而亂及三古漢唐之禮失而附會六經其不足信矣孫氏九相與御妻
周禮之中士御也春官世婦每宮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御止四十八人則二十七人御妻亦略言
充之倍之法如此而其數有所不必備矣外官三公九卿以下亦以三官之小宰宰夫內官之小宰宰夫亦略言
三相並重耳二十七夫八十一元士亦惟謂其分屬於六卿以下亦以三官之小宰宰夫內官之小宰宰夫亦略言
職之並重耳二十七夫八十一元士亦惟謂其分屬於六卿以下亦以三官之小宰宰夫內官之小宰宰夫亦略言
非惟六官之道盡於此也故因昏禮而上言之匡衡曰大上者民之位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伴於天地則無以承
外乃夫婦之道之尤重者故因昏禮而上言之匡衡曰大上者民之位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伴於天地則無以承

既謂之方喪。孫氏希旦曰。爲天子服斬衰。爲后服齊衰。謂天子之臣。及列國諸侯之主也。諸侯之臣。爲天子服總衰。也。相率而除。爲隆之。不能養之。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教誨之者也。三年畢乎哉。

禮記通釋卷七十七



禮記通釋卷七十八

玉環戴禮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

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其鄉飲酒也
孫氏希旦曰此篇首段凡五節皆引鄉飲酒禮之文而釋之第二段專明黨正正齒位之禮第三段引孔子
之言明鄉飲酒備五行第四段本別為一篇而記者合之禮樂白虎通云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
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

鄉飲酒之義禮案此亦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人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

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

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

人制之以道鄭注庠鄉學也州親曰序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謂始升時拜賓至道謂此禮孔疏此初

序門外也盥洗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解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

之意也拜至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

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階上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解是絜敬也拜既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

拜致其恭敬之心尊讓絜敬言人於階上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解是絜敬也拜既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案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於序是州黨曰序也學記

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

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所出於彼也陳氏祥道曰小人由之而不能知君子知之而

於人禍則先王制禮也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陳氏祥道曰小人由之而不能知君子知之而

不能名此聖人之制也道者非揚子曰行禮於此而民得於彼也其制豈非以道乎葉氏夢得曰道者義之所

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於此而民得於彼也其制豈非以道乎葉氏夢得曰道者義之所

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道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

猶清也。孔疏此明設尊及立酒。貴其質素。又羞出東房。及東榮洗主人事賓之義也。以鄉大夫等。唯有東房

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義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

主人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右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羞出東房

主人共之者。謂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常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從冠義。以東房

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禮義。每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也。

賈氏公彥曰。榮即今之搏風。疏之屋翼。榮者與屋為榮。飾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也。

賓主共之者。賓主皆酌此尊。且明君子之財。當與人共。不自有也。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味極於酒。凡

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賓。故曰主人共之也。飲始於水。味極於酒。凡

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飲酒禮。有賓者。各自盡也。江氏永曰。鄭氏讀故聖人

制之以道為一絜。鄉人君子。尊於此。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飲酒禮。有賓者。各自盡也。江氏永曰。鄭氏讀故聖人

所設。則當言主人。然則於房戶之間。不當混言。鄉人君子。尊於此。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飲酒禮。有賓者。各自盡也。

夫不當言鄉人。士然則於房戶之間。不當混言。鄉人君子。尊於此。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飲酒禮。有賓者。各自盡也。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

坐。知唯六十以上者得與飲酒坐列。言五十者立侍。知五十以下者不得坐也。故儀禮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
 有北面者。則東上。即指五十者。注疏謂儀禮為賓賢能。此為正齒位。不思戴冠。射鄉諸義。皆就儀
 禮。為之發明。開補其闕略。不能互明其義。而強為分析。多見其支離也。又孔疏謂儀禮之賓介。皆以年少者為
 之。不更誣乎。賓介。豆數有常。此專指衆賓而言。儀禮未詳。故義明之。於此見鄉飲酒禮。賓介之外。衆賓皆以齒序。
 不得相踰。故儀禮。衆賓升拜受者。唯賓長。蓋鄉黨莫如齒。理宜然也。郝氏懿行曰。孝弟者。天性之同。民或以
 鄙朴而失之。今見上。人尊長。養老。則孝弟之心。細然生矣。君子之所謂孝者。孝當作教。字之誤也。禮案。孝弟之
 行。立則無悖逆之禍矣。論語曰。其為人孝弟。而無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鄭注。鄉飲酒也。
 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鄭注。鄉飲酒也。
 尊賢尚齒而已。孔疏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吾觀於鄉者。言我觀看鄉飲
 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
 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
 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孫氏希旦曰。禮行於鄉。而人
 無不化者。故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孫氏希旦曰。禮行於鄉。而人
 無不化者。故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孫氏希旦曰。禮行於鄉。而人
 未有不化者。故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孫氏希旦曰。禮行於鄉。而人
 民猶無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
 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鄭注。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孔疏。此明鄉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明貴賤之別也。
 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是賓介。於衆賓。貴賤之義。別矣。呂氏大臨曰。禮主乎別。節文雖繁。而不可亂也。因
 親疏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爲屈。仲隆殺之節。文明辨密察。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爲君臣言之。
 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母。不得抗之。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羣居亦有尊也。喪
 祭燕飲。皆有賓。有衆賓。則賓亦有尊也。故酒飲之禮。賓介與衆賓。送迎之節。有等。鄉所以別貴賤也。故氏繼公
 曰。主人既速介。既先歸介。及衆賓。皆同至賓之門外。俟賓同往也。孫氏希旦曰。主人於賓及介。皆拜迎。於衆賓
 揖之而已。故曰。拜賓及介。而衆賓從之。禮案。速賓。謂催之使來也。主人先日戒賓。賓已允許。故待正日。奠定復
 往。遠之即到也。疏。知主人親往者。以鄉飲酒禮。主人戒賓速賓。並之賓拜辱。故知也。無則衆賓。三揖至於階。
 主人不親速。當折簡。拾之。與若聽其自然。則不來而酒食徒設。或來多則酒食。又不能徧及矣。三揖至於階。
 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鄭注。
 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孔疏。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主人於賓三
 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酢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案鄉飲酒。介酢

司正在樂備之後。而謂一人舉。乃立司正者。蓋立司正。為將旅酬。而一人舉。乃旅酬之始。二事相因。故也。作樂樂賓。可謂和樂矣。又立司正。以防其失。此和樂而不流也。禮案荀子樂論。一人作二人。故注云。或作二人。也。解罰爵也。揚洗所以詔流。酒失禮者。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有常爵。蓋蓋防縱酒耽樂之流。生禍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

弟長而無遺矣。鄭注遺猶脫也。忘也。孔疏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酬。至於執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世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算爵。然後與是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

是其無算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

無遺樂。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朱子熹曰。弟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

也。馬氏晞孟曰。終於沃洗。速賤之謂也。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呂氏大臨曰。無遺則均。均則

仁矣。陳氏澔曰。沃洗者。滌濯之人也。禮案鄉飲酒禮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階上北面酬。降脫屨升坐

主人。又主人西階上。酬介未。有介酬衆賓。明文而鄭注。彼謂於是介酬衆賓。蓋據此記立說也。降脫屨升坐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鄭注朝夕

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克備也。孔疏此明飲酒之禮。雖得行無數。猶能節立。目終不

至於亂也。降脫屨。謂無算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微。俎未說。履至此微俎之後。乃說履升堂坐也。脩爵

無數。課無算爵。熊氏之行。爵無數矣。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矣。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

夕。此謂鄉飲酒之禮。若燕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終謂終竟。遂謂中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

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知其能安於燕樂。而不至亂也。馬氏晞孟曰。降脫屨升坐。脩爵無數。宜其醉

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賓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蓋自始以至終。皆有節文。終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

也。錢氏大昕曰。熊氏以脩爵為行爵。後儒無異說。案鄉飲酒禮云。說履揖讓如初。升堂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

修字。始悟脩乃羞字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為句。禮所云乃羞也。脩無數。為句。禮所云無算爵也。禮案錢讀脩為

羞是也。夫羞進也。言脫屨升坐。進爵無數。語極據義。禮明微。而據儀禮讀羞。為句。禮所云無算爵也。禮案錢讀脩為

為一句。脩無數。為一句。則非也。此義雖釋彼之禮。而句讀固不必其皆同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

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孔疏此一節。總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

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禮之行也。彼

一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為彼國故也。方氏怒曰。五行行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

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胡氏

銓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天下正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禮案韓詩外傳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天下也。一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鄭注曰。出於東。僕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尊。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介僕象日月。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僕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案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九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介僕以輔之。輔之者。紀也。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此三者。然後可行也。孫氏希旦曰。自此以下。與首一段。大同小異。而別以鄉飲酒之義。起其端。蓋傳禮之家。各為解說。其義本異。人之作別。為一篇。記者見其與前篇所言義雖同。而聞有為前之所未備者。因錄而附於篇末也。禮案天地之德。有常道。故以經言。日月之行。有盈朧。故以紀言。尚書洪範四五紀二曰。日三曰月。是日月本以紀言也。孔疏彼云。紀者天之經紀也。韻會三。相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參為參。參列也。此數者。皆可為民所法。象故曰。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除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鄭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海上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法說前文。蓋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除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覆說上文。尊有玄酒。貴其質也。方氏愨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不特狗也。而特亨狗。以租陽氣者。蓋陽之辰。窮於戌。而為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水在洗東。以祖天地之左海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故氏繼公曰。室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推有一門。故性亦用狗者。鄉飲酒者。大夫士之燕禮也。狗不為牢。數牲之小。而輕者也。燕禮視享。食為簡。於籩豆。惟用其一。故其牲亦推以狗。欲其禮之稱也。東方謂堂之東北。鄉飲酒記云。亨於堂東北。是也。烹飪以火。火為陽氣之盛。亨於東方者。所以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當東。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亨於堂東北。鄭注彼云。狗取擇人。祖陽非但謂其質素。且教民不忘禮之本始也。禮案鄉飲酒記云。洗當東。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亨於堂東北。鄭注彼云。狗取擇人。祖陽

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不忘本貴始也。大戴禮察曰：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左海猶東海也。列子湯問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

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階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

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

教之本。禮之大參也。鄭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揪。揪斂也。察猶察。察嚴毅

造之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三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於月也。孔疏：此更縣言。卿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

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以成禮。聖之言升也。東方產萬物。故為春。春為聖。夏為仁。春夏皆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也。物生於春。如通明之聖。故

於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今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也。物生於春。如通明之聖。故

東方為聖。理亦通也。中者言北方主智。若以五行言之。則為信。若以生長收藏言之。則為藏也。介必東向者。主

人獻酬之禮。既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觀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產萬物。主人

客所須。故主人造為產萬物之象也。月者。初三日則成魄。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產萬物。主人

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月三日也。若初三日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凡建國既立

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

大數。取法於月也。項氏安世曰：此鄉飲乘義也。聖言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

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向。仁以應物。信藏以反身也。凡道

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

天理之自然也。介必東向。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呂氏大臨曰：一產萬物。二生

萬物者。此章當在上文。賓必南向。之下。末句當云：產萬物者。聖也。呂氏大臨曰：一產萬物。二生

者。物之所由。故禮有三讓。賓必南向。之下。末句當云：產萬物者。聖也。呂氏大臨曰：一產萬物。二生

氏。必立三卿。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陸氏佃曰：以月三日而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由。故禮有三讓。賓必南向。之下。末句當云：產萬物者。聖也。呂氏大臨曰：一產萬物。二生

國。必立三卿。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陸氏佃曰：以月三日而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由。故禮有三讓。賓必南向。之下。末句當云：產萬物者。聖也。呂氏大臨曰：一產萬物。二生

學。未嘗讀尚書之言耳。劉氏曰：以月魄。恩之望。後為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漢儒專門。可

禮記通釋卷七十八



禮記通釋卷七十九

玉環戴禮

射義第四十六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

射義第四十六 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則射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日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鄉射賓射。其射之所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虞書云。候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孫氏希旦曰。此篇釋儀禮大射儀之義也。冠昏燕聘鄉飲酒等。皆引儀禮正經而釋之。此篇不引儀禮。但泛論習射之義。與他篇不同也。禮案鄭鄉射禮大射儀目錄云。鄉射大射。於五禮並屬嘉禮。篇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鄭注言別尊卑老稚。然後射。以觀德也。孔疏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

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旅之前。燕初似享。即是先行享

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享。正謂其行禮似享。其餘則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旅之前。燕初似享。即是先行享

故云。先行燕禮。明君臣之義。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若答拜。以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

之也。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若答拜。以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

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

所以養人之德。使人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先行燕禮也。因燕以娛賓。射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不

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馬方氏愨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為先。爾馬氏晞孟曰。

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然後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為之也。孫氏希旦曰。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齊侯請享。公曰。嘉禮親萬民。以賓射之禮。故舊朋友。故自天子以下。務焉。燕而習射。

禮亦謂之飲酒也。禮案周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賓射之禮。故舊朋友。故自天子以下。務焉。燕而習射。

所以示利樂而不流也。射以執技。所以脩德藝而毋荒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鄭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孔疏此明射者

矣。以賓射之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

之舊乎。禮案功成則國安。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樂禮也。者以習射為武功故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鄭注：遵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有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樂。呂氏大臨曰：古之選士，必以射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數為之，以與立人之德行無如於射。故聖王務重焉也。呂氏大臨曰：古之選士，必以射事之中，能窮盡禮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固以德進言揚選也。天子又試於射宮，而進退之，將以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子之事，男子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射也。非動容開習，則不能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意微矣。禮案白虎通云：夫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陽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鄭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借之物於天子也。貢士者，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使，為計吏於天子也。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士射也。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於天子也。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功之計借物也。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使，為計吏於天子也。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之過。注云：三年時也。再適謂之使，為計吏於天子也。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地。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呂氏大臨曰：天子試於射宮，以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此者不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為然。能盡射之數，與於祭，而不與於祭，而有賞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為然。能盡射之數，與於祭，而不與於祭，而有賞

謂以行益地削地之法焉。則諸侯所以為諸侯。亦以射選也。故曰射者射為諸侯。孫氏希且曰。古者王國之人。才天子用之。侯國之人。諸侯用之。蓋教化美而賢才多。則不必借才於外。而無憂不足。而王者以公天下。為心。則才之在諸侯。與在王。朝一也。豈必使諸侯。悉其賢者於我。而獨與不賢者。治其國乎。且三歲貢士。以千八百國。每國二人。通率計之。歲常至千餘人。加以成均之所教。鄉大夫之所興。用之。必不能盡。詩書周禮。左傳。初無諸侯貢士之事。獨尚書大傳言之。此書駁雜。不足信也。又謂大射為將祭。擇士中多得。與於祭考。周禮。祭之禮。委曲繁重。亦未必數數為之。禮案說。是矣。謂此禮。獨尚書大傳有之。則非也。大戴禮。虞戴德云。諸侯內射於天子。以其教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讓。時以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數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非謂是乎。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鄭注此會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疏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狸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狸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篇中有狸首之字。以為篇目。若騶虞之詩。其字在篇內也。曾孫侯氏。謂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若左傳云。曾孫蒯賁之類。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四度正爵。悉皆舉。編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燕時大夫君子。及庶衆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為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方氏怒曰。侯氏即諸侯。以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之。若韓亦言侯氏。燕肯親禮。言侯氏亦皮弁是矣。言曾孫。以見世為諸侯。其功德非一世之積也。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養諸侯者。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為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已故也。孫氏希且曰。則燕謂燕樂也。則譽謂有名譽也。猶詩之言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也。記者引此詩。以證君臣習射之事。而鄭氏以為即狸首之詩。非也。儀禮注。又附會樂會時之義。謂狸首者。欲射諸侯不來朝者之首。則益謬矣。騶虞采蘋采芣。皆射節也。然初不及射事。則狸首之詩。必不專為射而作也。郝氏懿行曰。曾孫本始封之祖而言。大戴投壺禮。亦具此詩。較此為詳。禮案此曾孫侯氏。蓋逸詩也。以詩言燕射。故記者引之。大戴投壺亦誤入之。而小戴投壺篇。刪之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鄭注：擗，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馬正為司馬。君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者為之。是貪財也。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次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謂敗軍之將也。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謂亡君之國不忠且無智也。無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有司馬正，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方氏怒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為司馬之時。蓋司正則以治禮名之。司馬氏則以治兵名之也。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氏之語，則名之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馬氏晞曰：孟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衆庶也。揚解而語，以言其詢衆庶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而為人之後者，則非孝也。而與入半，以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圃之內者，劉氏敞曰：先儒謂人有親，而後與之者，則非孝也。而後也。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唯人無後，故求後未有人，而後又求其族，非其宗，則與之者，則非孝也。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與嫡子，不後人，支子係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與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則輕其親也。諸父，禮不後異姓，不為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與庶子而後，其族非干與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惡也。然則異姓何以有為？人子者，曰世衰禮廢，必首於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安其室，於適人，少依其居，長從其姓，貴利其祿，富利其貨，而莫之自外，此亂之甚者。君子不易之姓，亦不可易姓也。汪氏中曰：賁當為奔。行輩傳引此作奔，俞氏懋曰：為人後者，禮所不禁，乃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並論，恐不然也。後疑役字之誤。孟公孫丑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猶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是古有為人役之說。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恥。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役者，不入其餘。皆入禮案，列女傳云：男則墮於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是役者，古為不齒之稱。俞說亦是。但作後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故軍敗而將偷生，國亡而大夫苟活，皆無恥者也。人忘所姓，而與異姓為後，是忘本者也。無恥忘本之徒，不足與觀禮樂。而與德行，故斥之作退。若後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

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孔疏公罔為氏。喪名也。序氏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六十之耆。七十之老。而於公罔之喪。先言序點後言。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六十之耆。七十之老。而於公罔之喪。先言序點不從。流移之俗。紉絜其身。以俟於死者。問此衆人之變。旄謂八十九。十若旄。百年曰期。願此記所陳。唯納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誓於堂西。此不入延者。但現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射。乃此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於堂西。此不入延者。但現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射。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喪。序點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酬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喪。序點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旋期之老。北面觀禮。雖不能射。與在射中。故知旅射之時。其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解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觀禮。雖不能射。與在射中。故知旅射之時。其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能聞公罔之喪。揚解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解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也。此於儀禮。必有射。或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喪。一勝。萬氏斯大曰。不言有此。行。可以在此。實位也。此於儀禮。必有射。或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喪。一勝。萬氏斯大曰。不言有此。行。可以在此。謂預揚未罰之。益無據矣。其兩言在此。非謂於此。勉進於禮。耳。禮案公罔復姓之。喪名。古固多。姓。名。四。解乎。賓而語此。以做動之。見唯如此者。得居賓位。使之勉進於禮。耳。禮案公罔復姓之。喪名。古固多。姓。名。四。字。若澹臺。滅明之屬。注謂之發聲。安有發聲之字。而在姓名中。問者。其不然。明矣。考家語。七十二路。子解。無公罔之。喪。序點。二人。或在三千弟子之內。抑非弟子。而延使執司射禮者。曲禮上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幼壯孝弟。蓋謂自十年出。就外傳。以至三十。而敦行孝弟也。疏謂二十曰幼。射之。為言。言非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沒其身。即此所謂不倦不變也。勵通僅少也。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人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鄭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舍中。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孔疏。此釋射名及鵠。與侯之文。射之。為言。釋也。言陳己之志。射者。舍也。舍中。謂心平。驗正。持。

弓矢審固則能中也。釋己之志。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己之志意。則下云為人父者。以爲父。是也。凡射者。大射以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所射之鶴。是爲人父之鶴。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射以下放此。故衆射之人雖共一鶴。各射己所主之鶴也。故天子所射之物。謂於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數有慶賜。堪得久爲諸侯也。射不中則數破責讓。不堪久爲諸侯也。非爲射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案大射禮之耦。自西階並行東階。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遠視侯中。其侯天子大射。則射侯也。鄭注司裘云。以虎能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尊。謂之鶴者。鴉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雉。亦取鶴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陸氏仰曰。舍讀如舍。矢如破之舍。舍無義也。故經釋釋而巳。王文公曰。鶴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鶴中。則告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大射。則射侯者。射爲諸侯。正在此。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母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則所謂射侯。蓋亦取如此。故曰大射。物博有是哉。朱子熹曰。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譏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禮案。鶴正也。謂父子君臣各射已之鶴。猶言各射已去正也。上下並志於正。則國無不正矣。大戴投壺篇。未有祭侯之辭。疑是此篇逸文。而大戴以入投壺。則非也。白虎通云。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明諸侯有不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朝者。則射之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鄭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又重言者。前明諸侯貢士之制。此論人君將祭擇士也。此宮蓋於寬簡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向之取也。於固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射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在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其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司此射義之文。以釋之。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樞以爲射侯也。但武而已。故司弓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上文有讓削以地。退則地輕於射。故先總云。進爵紕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紕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紕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紕地。聖人齊明以深心。而致其恭於內。盛服以治身。而致其恭於外。固足以盡神之能。與衡心之平。然後可以持弓。禮也。故又俯而取諸人。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夫非以射之。足以盡神之能。與衡心之平。然後可以持弓。未之審。或知之。先射於澤。宮以擇士。而習之。而射宮則在廟。是已能者。陟否者黜。此祭之所以爲有射也。方氏怒

曰先習於釋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也。削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細地也。於讓曰細地。知慶之為益地也。禮案此。即尚書大傳云。戰鬥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間之也。不取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者。雖不中。取也。雖中。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助也。蠶之取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又鄭大射儀。目錄云。諸侯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為祭。是也。

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鄭注。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此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御四方之亂。欲使其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六合。以上與下為合。東與西為合。南與北為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謂也。方。氏。怒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為合。東與西為合。南與北為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孫氏希。且曰。射。人代之射者。世子生。而復食。以示其受祿之道。陳氏。濬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皆男子之志也。孫氏希。且曰。射。人代之射者。世子生。而復食。以示其受祿之道。陳家。臣。隸。之。弟。之。屬。代。之。與。禮。案。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故。孫。云。射。人。代。射。世。子。禮。是。也。射。者。仁。之。道。也。

聲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鄭注。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疏。此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謂。禮。既。以。射。升。降。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也。君子。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方。氏。怒。曰。爭。者。德。之。逆。而。下。而。飲。則。君。子。無。所。不。材。之。意。也。無。所。同。義。君子。雖。無。所。爭。然。有。所。必。爭。者。則。有。在。乎。射。也。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則。君。子。無。所。不。材。之。意。也。者。不。材。仁。之。道。也。陳。氏。濬。曰。為。仁。由。已。射。之。中。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而。反。求。諸。身。孫。氏。希。且。曰。大。射。儀。司。射。作。上。耦。射。出。次。揖。當。階。揖。及。階。揖。開。堂。揖。當。物。北。面。揖。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如。升。揖。此。下。時。射。讓。也。勝。者。弟。子。洗。讓。酌。奠。於。豐。上。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射。升。堂。卒。解。揖。與。此。飲。時。揖。讓。也。禮。案。投。壺。與。射。皆。勝。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飲。不。勝。者。則。其。爭。勝。也。所以。辭。飲。故。曰。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鄭注。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孔疏。此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謂。禮。既。以。射。升。降。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也。君子。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方。氏。怒。曰。爭。者。德。之。逆。而。下。而。飲。則。君。子。無。所。不。材。之。意。也。無。所。同。義。君子。雖。無。所。爭。然。有。所。必。爭。者。則。有。在。乎。射。也。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則。君。子。無。所。不。材。之。意。也。者。不。材。仁。之。道。也。陳。氏。濬。曰。為。仁。由。已。射。之。中。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而。反。求。諸。身。孫。氏。希。且。曰。大。射。儀。司。射。作。上。耦。射。出。次。揖。當。階。揖。及。階。揖。開。堂。揖。當。物。北。面。揖。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如。升。揖。此。下。時。射。讓。也。勝。者。弟。子。洗。讓。酌。奠。於。豐。上。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射。升。堂。卒。解。揖。與。此。飲。時。揖。讓。也。禮。案。投。壺。與。射。皆。勝。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飲。不。勝。者。則。其。爭。勝。也。所以。辭。飲。故。曰。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階之東南南向。爾卿之禮也。北上爾大夫皆少進爾近也。近之使前也。必爾之者。所以定臣位也。孫氏希且曰。諸侯燕禮者。燕其羣臣之禮也。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以不通。故無事則相與燕飲為樂。以通上下之情。而臣有征伐聘問之事。遠歸其國。則亦為特舉此禮。若四壯勞使臣出車勞還師是也。君立階之東南南向。此君視燕朝之位也。爾大夫皆少進。定位者。卿大夫北面者。乃燕朝之常位。故卿者。君揖使進。卿皆西南北上也。君又爾大夫皆少進。定位者。卿大夫北面者。乃燕朝之常位。故揖之使進。以定其位也。居主位者。階上乃主人之位也。燕禮雖別立主人。然君自居主位。膳夫特為之行。獻與偕升也。曰特立席上。西面特立者。君既命為賓者。揖卿大夫升就席。是時賓及卿大夫皆未升。故曰獨升。言無之也。大夫猶北面少進。周禮春官司幾筵。諸侯昨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席莞筵紛純。加纁席。定位。猶今之揖賓定席也。

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鄭注。設賓主者。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至上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孔疏。此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又屈而禮之也。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賓。疑其敵君之義。為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為賓。明遠嫌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故云禮之也。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工至之辭也。呂氏大臨曰。既爾卿大夫。然後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以大夫。不以公卿之貴。疑於君也。入之及庭。公降一等。賓揖。公升就席。乃以宰夫為主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以大夫。敢以已尊莫亢。而必伸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為賓。而必屈君之尊。故燕禮之節。至於以宰夫為獻主。則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並行而不相悖矣。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受爵。拜。君皆答拜。臣盡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故君臣之義。其經見於朝覲。其紀見於燕禮。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案儀禮燕禮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燕禮公曰。命某為賓。鄭注。彼云某大夫也。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夫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猶遠於君。別微明嫌之道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賓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

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

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鄭注言聖人之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甚竭力也。君答拜之

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旋。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特賜臣下之爵。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

首。案燕禮云。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

無不答。言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

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生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

平親睦。不相怨。而和甯也。楊氏復曰。公取賸。所以通君臣之情。葉氏夢得曰。上以得祿報下。則下甚嚴。其情甚親。

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解以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葉氏夢得曰。上以得祿報下。則下甚嚴。其情甚親。

功。故禮無不拜。不以功。力事上。則上見如而有賜。故禮無不答。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

奉上。則勞力矣。方其君舉旅於賓。而賜爵也。固有惠於下。而下拜之。明其治人也。及君答拜者。明其食於人而

已矣。方氏苞曰。人臣虛受爵祿。而不思竭力盡能於國事。則君必惡之。人君虛取什一。而不能明正道。以道

則民必憾之。故必上下交盡其道。然後和親。而不相怨也。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衣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

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鄭注。牲。體。俎。實也。荐。謂。肺。醢。也。羞。庶。羞。也。孔疏。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案。燕

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在。小。卿。之



禮記通釋卷八十

玉環戴禮

聘義第四十八

別錄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
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禮案大戴禮朝事篇有此文無
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禮案大戴禮朝事篇有此文無
篇末聘射之禮及子貢問玉二條鄭聘禮目錄云大問曰聘請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
禮小聘使大夫周禮秋官曰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聘禮於五禮屬賓禮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經

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今此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

卿出聘之介數也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方氏怒曰上公即

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九人侯伯七人

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命二等級故也周禮春官典命及大戴禮朝事篇介紹

以明貴賤也禮案諸侯親行若朝親天子及自相朝則各如其命之數其使卿出聘則各下其君二等級此

言聘禮故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謂其使非謂其君也其禮見周禮春官典命及大戴禮朝事篇介紹

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鄭注質謂正自相當孔疏此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

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而使臣之卑不敢與之元禮故也故曰弗

敢質質對也陸氏佃曰言紹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敬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

以文為敬義疏云儀禮聘禮注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賓君之命於上

擯即此傳命時也禮案儀禮聘禮注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賓君之命於上

以致其三讓而后傳命二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此三讓而後傳

致讓言賓讓而不敢受也。呂氏大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賓所以敬主人也。傳命入廟門。皆三讓而聘禮不載有所略也。禮案致尊讓者。君使士迎於竟。大夫所以昭忠信卑讓之道也。文元年左傳云：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

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鄭注：脫賜也。賓致命公當榻再

孔疏：此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旛。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者。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禮西

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賜者。君於階之上。北再拜。聘君之。賜。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榻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賜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呂氏大臨曰：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而廟受。拜。賜。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爭相為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日以固。此兵所以不用。民所以休息也。禮案：此迎聘賓。故禮殺若朝禮。則君便大夫迎於竟。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節。見大戴朝事篇：聘禮出聘。必告廟。故受幣亦於廟。所以脩先君之好也。文十二年左傳云：君不忘先

君之好。又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是也。致敬。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者。謂主國致敬於聘使。所以重其君命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

陵。鄭注：君子之相接。賓聘而主人敬也。孔疏：此總結上賓致尊聘於主君。又致敬於讓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以主人致敬。賓致聘。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方氏怒曰：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禮案：此即大戴禮察所謂：夫禮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聘禮之致敬讓者。所以禁侵陵之禍於

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卿為上摺。大夫為承摺。士為紹摺。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

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鄭注：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孔疏：主之國卿為上摺。也。則摺者五人。侯伯則摺者四人。子男則摺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摺數皆然。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幾。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徹受禮。賓受禮。公拜送禮。是也。賓私面

者。謂私以己禮。而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者。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致饗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就賓館。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餼饗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還圭璋。以賄贈之。故卿聘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享食燕禮。云：君使禮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卿聘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享食燕禮。

使卿。韋弁。餼饗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還圭璋。以賄贈之。故卿聘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享食燕禮。云：君使禮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卿聘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享食燕禮。

謂主君設大禮以享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享。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放氏繼公曰。承紹者。皆有為之先。之辭。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於上公則五人。於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為差也。此但言上擯。承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於天子也。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璋半圭也。儀禮賓。待以賓主平敵之禮也。賓私覲。主國君者。所以致外臣之禮也。故曰。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璋半圭也。儀禮聘禮。以璋聘夫人之禮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聘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孔疏。此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享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為正之具也。案大行人之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一般相聘也。一般中。謂三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也。此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呂氏大臨曰。王制言諸侯之禮。於天子。此言聘禮。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使者聘。而謂主君不親自享食。故不同也。呂氏大臨曰。王制言諸侯之禮。於天子。此言聘禮。使相聘。天子制其禮也。使者聘。而謂主君不親自享食。故不同也。呂氏大臨曰。王制言諸侯之禮。於天子。此言聘禮。親之相交。以脩好。必求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使之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誤。主君不親享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也。陸氏奎勳曰。此周禮所謂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誤。主君不禮訓。殷為中。尚隔一針。義疏云。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為正是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禮案昭十二年左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以來。未之或失也。

民作讓矣。鄭注。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財謂璧琮。意。玉以必德。故以圭璋而聘。言其禮可貴。與玉相似。既聘之後。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而還。其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琮。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而還。其君也。凡他物贈之。此是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方氏慤曰。以

重禮。言聘禮重。故所以待賓者。豐厚也。聘禮之用財。如此其厚。他事不能皆然。是用財不能均也。然聘禮所以用財之厚者。盡用之以行禮也。禮有所不可闕。則財有所不容惜。務行禮而不惜已之財。則必不欲犯非禮以取人之所有。而內外侵陵之患。何自而起乎。方氏苞曰。禮意篤。邦交固。則強臣巨族。不敢有輕上之心。故曰內君臣不相陵也。周衰。強臣柄國。皆私自結於霸王。強鄰而其君之邦交。反不及焉。然後顯背其君。而無可如何。魯季孫意如。衛孫林父。陳慶處。慶寅之徒。皆是也。禮之止邪也。於未形。觀此亦可見矣。禮案用財盡禮。謂聘射聘禮行而邦交固。玉帛修而甲兵戢。則四民樂業。百姓足。君自無不足矣。故雖用財多而國為困疲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鄭注禮成曰。行成。勝克敵也。或為陳。孔疏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死者引唯故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為武事。勇此總明之也。至大禮也。言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題昏之屬。暫時即畢。幾近也。日近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謂射禮也。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聘禮行聘之時。但酌禮賓。無酒肴之事。故也。日莫。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以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故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也。以正君臣。謂賓射前。行燕禮。謂君在。陟賓升。成拜稽首之屬。以親父子。和長幼。謂鄉射。前行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以上之事。衆人所難。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有行。身既有所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說聘禮之無射也。勇射之身。既有所須。強有力。祥道曰。聘之為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為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得勢也。陳氏祥道曰。聘之為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為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得

能行之也。方氏怒曰。此聘禮兼言射者。賓聘亦有射。故因而明之。且賓有射。則聘有射。明矣。自質明始行。而大以言聘之難行也。自酒清人渴。而下一以言射之難行也。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揚子言曰。是不食肉也。而無文。不行。故外有行之謂。而後射。故也。一有內者。強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兩相交。為戰。戰則因。與彼敵。故外無敵。誅之以刑。謂之亂也。郝氏懿行曰。正齊整。天下之公義。故用之於禮。義則足。以順治。爭門由一時之私。忿故誅。以刑。謂之亂也。郝氏懿行曰。正齊整。天下之公義。故用之於禮。義則足。以順從。容於禮。義之繁。縛故貴。強有力。此所以能遺大投難。任重致遠。而不辭者也。方氏苞曰。疏而質。明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謂享是也。以日莫禮。成。法此節。為射禮。則固矣。記者總言射。聘兼享。燕幾。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惟享禮。則然日莫人倦。則燕時。所同也。專以射。則安得皆以射。且受享於廣。禮辭多。稱先君。嗣君。繼世。非也。親交。聘親其父。以及其子。正聘之意也。義疏云。以上皆大戴本。文所有此節。大戴無之。疑小戴所附益也。禮案朝聘之禮。行訖。至主國。享燕。聘賓時。本有射事。所謂賓射是也。周禮夏官小臣。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鄭注。彼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召伯。顏。莊叔。為一耦。鄒鼓。父。黨叔。為一耦。射者。父子。君臣。各有其鵠。中則能不失。已之正道。故曰。以正君臣。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鄭注。珉石似玉。或作攻也。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為濡。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樂記曰。止如棄木。服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遠不相隱。翳。似信也。孚。或作扶。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玉有德。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君子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孔疏。以聘用玉。因論玉有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子貢之意。以貴玉者。豈不為玉之寡少。故貴之。珉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孔子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為少。故貴之。君子於玉。比德也。廉。稜也。玉體雖有廉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智也。廉。稜也。玉體雖有廉

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而不傷物。故云義也。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擊終則訕然而止。其為樂之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稿木言。玉亦然。故云樂也。玉之病處不揜映美為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心見外。故云忠也。淨者在。外之名。筠亦潤色在外者。旁映美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揜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白虹謂天之白氣。玉之白氣似天。故云天也。精神謂玉之精氣。在山川之中。微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微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而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之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玉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詩秦風小戎篇。美秦襄公之詩。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小赤而云病者。以君與疵。瑕義同也。案字林云。瑜。美玉也。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貌。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古與疵。瑕義同也。案字林云。瑜。美玉也。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貌。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圭有邸。蒼璧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班服有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率節。用其信。琬。玉以結好。琰。玉以除匿。用其忠。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以玉之美者也。呂氏大臨曰。字尹未詳。或曰信發於中。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謂誠亦信也。郝氏懿行曰。垂之如墜。以佩玉言也。齊氏召南曰。許氏說文引孔子贊璠曰。遠而望之。信也。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即此字。尹旁達之說。禮案此以聘重圭璋。故記人引子貢問玉之說。坩焉。溫潤而澤者。謂玉之冰也。西京雜記曰。漢制以玉為硯。取其不冰。周禮天官玉府齊則共食玉。鄭注而木潤。又是陽精之純者。食之可禦水寒。放易中孚之義。孚自是言信精神見於山川者。即大戴勸學謂玉居山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訪。汚類備者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

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禮案大戴禮本命篇。有此文。四制。蓋取彼文所謂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是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鄭注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

漿不入於口者三日。三月而沐者。雜記下云。凡喪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者。毀不滅性者。曲禮上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喪不過三年者。荀子禮論云。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直衰不補者。故襄三十九年。左傳云。魯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墳資於事。莫不培者。檀弓上云。古不修墓。除之日。鼓素琴者。故檀弓上云。子夏子張既除喪。孔子子之琴是也。墳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

尊也。孔疏此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事之理。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雖同。服乃有異。氏公彥曰。子為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為妻期。而除三年。乃娶者。達子心喪之志也。方氏慤曰。事母同

事父之愛。而敬則異者。以其尊親之殊也。馬氏晞孟曰。君者疏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尊同。故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為母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曰義親者宜隆。而以卑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為正者也。程子顛曰。古之父在為母服期。今則皆為三年之喪。皆為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算。可以右之禮。全今之制。禮案喪服齊衰杖期。章父在為母。傳曰。為母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恩也。天戴本命。無土無二。王句而此條無注。疏亦未釋。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

疑原本其無此四字乎。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

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鬢。僂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鄭注五日。七日授杖。壓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鬢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鬢。鬢或為免。孔疏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得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得者有德。其思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得者而設也。遂歷敘其有得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

得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病之用杖也。庶人卑。無人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病之用杖也。庶人卑。無人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

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鬢者是婦人之大紘。重喪。辨麻。繞髮。秃者無髮。故不鬢也。女秃不鬢。故男子秃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僂者可憎。故不露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孝子

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鬢。僂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鄭注五日。七日授杖。壓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鬢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鬢。鬢或為免。孔疏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得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得者有德。其思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得者而設也。遂歷敘其有得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

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

得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病之用杖也。庶人卑。無人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病之用杖也。庶人卑。無人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

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鬢者是婦人之大紘。重喪。辨麻。繞髮。秃者無髮。故不鬢也。女秃不鬢。故男子秃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僂者可憎。故不露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孝子

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鬢。僂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鄭注五日。七日授杖。壓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鬢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鬢。鬢或為免。孔疏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得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得者有德。其思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得者而設也。遂歷敘其有得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

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喪服。傳云。杖者何也。無爵而杖

愛戚而已。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不言政事。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以此禮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高宗之意。武王中與殷世。故曰。賢王也。又尊高其行。謂之高宗。古禮三年。不言國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記者既稱高宗。不言故。又云。君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與賓客言。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也。事相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總小功之喪。得議他事。但不能聽於樂也。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統聲。水漿不入口者。此三日不食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說。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也。悲衰者。也。既練。不朝夕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遠於庶人。書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而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對而不引。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者。無往反。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問而不及。樂事。此因論三年不言。故備引五服之喪。哀之發於言語之節也。俞氏樾曰。案雜記。篇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樂。三月不悲。哀三年。憂文與此同。鄭注。彼曰。忘情也。解倦也。然則此經。不忘不解。義亦當如彼。注乃訓為不解。衣則前後異。戴本命云。制節謂卒哭。祥禫之變。釋文云。孔安國讀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尚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又尚書大傳。高宗之訓曰。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自禮。斬衰之喪之下。已見間傳篇。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兄弟貞婦。可以得而察焉。鄭注。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孔疏。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言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若孝子有知。剛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理。則非知也。若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強也。治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言用義。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謂孝順之子。弟弟謂孫弟之弟。貞婦謂貞節之婦。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禮可觀。其知有禮可觀。其強。則孝子弟弟。貞婦。無此則非。故云。可得而察焉也。呂氏大臨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有知。可見其強。則孝子弟弟。貞婦。無此則非。故云。可得而疾悲哀。志慙非仁者之篤於愛也。善於終者。難。故終。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無此則非。故云。可得而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輕重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殮之具。賓客吊

哭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實不足以稱之。其始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
 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實不足以稱之。其始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
 自致者。先王制禮。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實不足以稱之。其始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
 理謂條理也。強忍也。志節操也。喪有四節。猶舉三者。以三日食粥。時未久。不足當一節。無可觀者。也。孫氏希
 且曰。繩纓漸衰冠之纓。管履斬衰之履也。為母則布纓。疏履。獨言繩纓。管履。舉其重者。也。能終茲三節者。非仁
 者之篤於愛。知者之明於理。強者之志堅毅。則不能也。居喪而能如此。則其孝可矣。故曰。孝子弟。其孝可知。其重者。也。能終茲三節者。非仁
 兄。則為弟。無弟。重於父母之喪。以結之。蓋喪服以恩為主。而思莫隆於父母。故曰。孝子弟。其孝可知。其重者。也。能終茲三節者。非仁
 之哀。不同此。又歸重於父母之喪。以結之。蓋喪服以恩為主。而思莫隆於父母。故曰。孝子弟。其孝可知。其重者。也。能終茲三節者。非仁
 禮。知莫不備於焉。即大戴禮文王官人。所云。省其喪。哀觀其貞良是也。禮。知莫不備於焉。即大戴禮文王官人。所云。省其喪。哀觀其貞良是也。禮。知莫不備於焉。即大戴禮文王官人。所云。省其喪。哀觀其貞良是也。



廿六年七月十三日

著者贈送